

年

卷

期

14

24

第

第



# 小說世界

寒塞

第十四卷  
第二十四期  
(第二〇五號)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24 (205)

December 10, 1926 十五年十二月十日

pember 10, 10, 10, 1926 N十二年十二

# 商務印書館發售 兩大辭書特價

十五年陽曆十二月底截止  
英華合解英文習語大全

A Complete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Bilingual Explanations

翁良 楊士熙編 布面精裝一巨冊 一千二百頁  
定價六元 特價四元 郵費二角

本書蒐輯英文習語，多至四萬八千則，概分爲成語，俗語，俚語，廢語，方言，格言諺語，術語，他國成語，複辭，雜語等十類。其中成語一項，約占全書十之六七。所收例句，視任何同類之辭典爲多。一語數義者，分條解釋，各繫例句，例如 Take in 一語，載義十四條，Make up 一語，載義三十五條，餘可類推。


本書詮釋，取英漢合解體裁，以闡明語義爲主，凡近今流行之新辭新義，爲他書所未及載入者，本書儘量收錄。卷首冠以「習語研究」一篇，凡萬數千言，討論習語之組織，性質，類別，源流等等，極爲詳盡。至於排印之整美，檢查之便捷，尤其餘事。初版不敷供應，茲逢再版出書，重售特價，以資普及。

## 雙解標準英文成語辭典

The Standa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Bilingual Explanations

厲志雲編 王岫廬 吳康校 布面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 郵費五分

本書編纂以適合中等教育段參考應用爲目的，選材嚴謹，不蔓不支。所輯約八千句，盡屬英美近代最通用之成語。一切古廢之辭，罕觀之語，概不列入。意義完備，詮釋詳明，一語數義者，每義之下，附一例句，悉以淺顯適用爲主。英文註釋之外，附以簡明確切之漢譯，足爲閱者索解之助。



## 編者的報告

光陰過得快。忽忽又是半年。本卷的小說世界。在下一期又要結束了。承撰稿同志的幫忙。以及愛讀諸君的贊許。編者感謝得很。從明年起。仍要繼續的幫忙和贊許。而編者也極力盡編輯之責。以期不負於作者與讀者。除已預定革新的計劃以外。(在下一期報告)撰稿者及愛讀者有何高見。仍請隨時指教。如果在事實上可以照行。編者無不樂於實行。即不能行。編者亦可得到一種參考的材料。總之都是歡迎的。

下期可以預告的。小說有呂伯攸先生的「楊柳樹上的燭髓」。聞野鶴先生的「夏天的聽覺」。唐小圃、白澍田兩先生的「父親」。此外還有戴景素、趙吟秋等多篇。雜文可以預告的。有童君樂的「西洋草花譜二」。敲詩小集第五次揭曉。長篇小說勞苦世界。也可於下一期登完了。

□ 小說世界 第二十四卷 第四期 目錄 □

□ 圖畫 □

法國亞望之急湍

六和塔畔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

編者

女傭……

呂伯攸

山水畫名作(補白)……

胡同光

雙子河邊……………張慧劍

鏡中人言(二)(完)……………王西神

父親之病……………張碧梧

推敲餘談……………編者

山水畫名作(補白)……………胡同光

井欄月上……………呂伯攸

課蘭秘訣……………張芳玉女士

偶感(補白)……………紫薇花偶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商務印書館

最近編印

# 文學

鄭振

預約布面六元

定價布面十元 紙面八元

文學大綱是一部世界文學史，自文學的發生，直講到歐戰後的文壇。

但文學大綱較其他世界文學史，却有不同之點。許多名爲世界文學史的大都不過是歐美文學史的化名，關於東方諸國，往往視若無睹，即所謂歐洲文學，也僅注重於英法德意及西班牙諸國，很少見到有一部包羅世界文學全部的著作。文學大綱則不然。自埃及的死書至日本的源氏物語，自古希臘的悲劇，至中國的近代文學，無所不包；凡一般文學史家所不注意，甚至於所不紀錄的印度的史詩，戲曲，波斯阿剌伯的詩歌，日本及荷蘭，比利時，波蘭，匈牙利的葡萄牙諸國的文學，在文學大綱裏却都有得講到。此其不同者一。

好些文學史，都失之於枯燥無味，往往使人閱之不能終卷。文學大綱則力矯此弊，敘述饒有活氣。她把世界文壇中每個重要作家的生平，每部重要作品的內容，都詳詳盡盡的講述着。讀了這部文學大綱，便好似讀了無數有趣的動人的故事，同時並又得到無數可以感發我們作家的真實的文藝記載。此其不同者二。

文學大綱附有插圖五百餘幅，其中還有不少是彩色的，且大多數是古今名畫家的手筆，外間很少見到，這可使讀者更感到濃摯。

道林紙精印  
洋裝四冊

# 大綱

編 鐸

郵費六角 陽曆年底截止

紙面四元八角

的讀書興趣。關於中國的一部分插圖乃是編者多年苦心搜集的結果，頗有不少難得之作，如明人小說及戲曲之插圖，複製得頗多，由此很可見中國那時繪畫與雕板藝術之發達。此其不同者三。

在文學大綱中，中國文學約占了四分之一之篇幅，自詩經與楚辭，諸子與古史，直至近代的詩人與小說家，都一一的詳述，如果把這一部分獨立起來，可以自成一部完備的中國文學史。

讀書最難是選書。在文學大綱裏，凡是有名的古今著作，無不列舉，在每一章的後面，並附參考書目，詳載各書之出版處，足為讀者作進一步研究的導引，足為好書者選書、購書、及讀書之助。

在文學大綱每冊之末，各附着年表，簡括的記載文藝界裏的大事。在全書之後，附有中英文索引各一，這都是很有用的附錄。

總之，文學大綱是一部很有用的書，足以應讀者的需要，而誘引他們進文藝的大門，足以使現在的作家由此得到不少的感興；同時，文學大綱自身，又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書，與一般乾燥乏味的史書完全不同，讀者隨便翻開來看看，也會感到濃摯的興味而不忍釋手。凡是創作家、批評家、教育家、藏書家，及一般的讀者，都不可不備這部文學大綱在案頭。



# 中華豪華之軍官稱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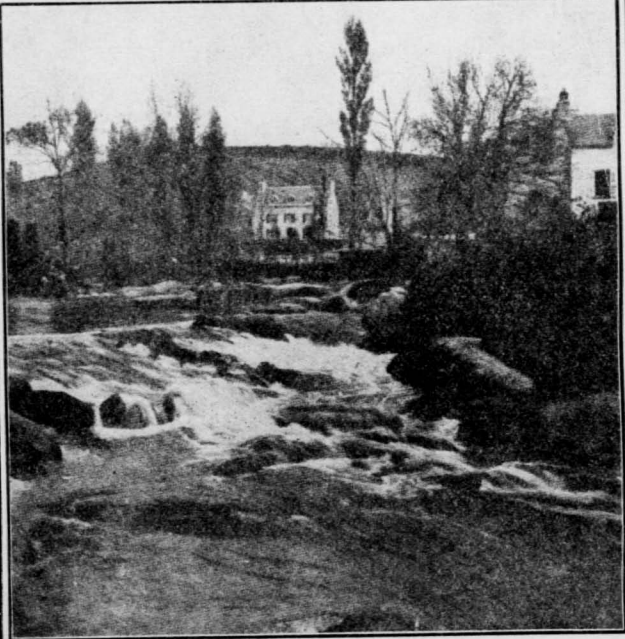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

福建陸軍第一師師長張毅由司令部來書云鄙人自服食貴局紅色補丸以來身體日漸強壯緬懷奇功陸軍中將劉伯瀛君係中國著名軍人歷任重要軍職其來書云內人自服用紅色補丸以後不但諸病悉愈現并一索得男鄙人年逾不惑方日以無嗣是憂今得紅色補丸之功力竟育麟兒喜可知也千總阮華卿君退休閑居其來書云數載以來每屆三伏炎夏時覺腰背酸痛精神萎疲及兒輩旋痛精來紅色補丸服用之後食量增加精神舒爽步履亦覺輕捷幾有返老還童之兆現年前八統領楊鳴岐君現年前十四歲其來函云僕前年曾患洩瀉之症時發時愈雖服中藥止而復發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後大見奇效今已年餘不復發吳山西督辦公署參議吳執中君來書云鄙人服務軍職屢經艱險以致腦筋疲乏體質虛弱夜不安眠頭暈目眩飲食不進醫藥無效及試服紅色補丸竟見功效食量漸增夜能安睡敬修寸楮以鳴謝悃不進醫藥無效及試服紅色補丸竟見功效食量漸增夜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一



法 國 亞 望 之 急 湍

(朱 瘦 桐 先 生 贈)

六和塔畔



(胡同光先生繪)



## 女傭

(呂伯攸)

我們組織小家庭的第二天，我又在忙着寫字檯上的生活了；有時仰起頭來舒一舒氣，兩眼便觸着那幅用薔薇花圍着的我倆的合影，心裏總有些說不出來的娛悅。

門上的磁扭轉動了，克勤仍是保存着新婦的風度，娉娉婷婷地走了進來。

「佳，我們託大鴨子媽介紹的女傭，此刻已

經來了，我想，就叫她試做幾天吧！」她說着，就在窗口的一張沙發中坐下了——這便是她家政史上的第一章。

「好的；祇要你中意，便留下了罷！」我一邊仍舊向紙上寫下去；克勤似乎不願打攪我，重覆回到樓下去了。

午飯的時候，我跑下樓去，克勤正在親手製

作一碗鮑魚湯，那站在旁邊做助手的，大約便是那位新來的女傭了。

她是一個很有風韻的少婦；雖然亂頭粗服，臉上佈滿着悲哀，但是，卻掩不了她的自然之美。我仔細地向她瞧着，瞧着，總疑心她不像一個幫傭的人。

鮑魚湯做好了，飯也端上來了；我倆津津有味地吃着，女傭便站在旁邊侍候；靜默了一會，克勤便開始向她問話了。

「不錯，我還沒有問你過：你姓甚麼啊？」

「我……我……我沒有姓；奶奶以後祇要

喚我小姑好了——這是我的名字！」

「怎麼，一個人怎會沒有姓？」克勤停着筷子，不住地向她瞧着。

她的臉色有些異樣了，一雙玲瓏而動人的小眼睛裏，滿滿地包含着瑩然的淚珠了。克勤似乎已猜透了她的身世，一定有一段傷心的故事在着，祇是不願我們新家庭的空氣裏，滲入一些悲愁的成分，所以也不向她問下去。

這樣半個月過去了，我們覺得小姑的勤儉耐勞，實在是一般年青的女傭中所難得的；不過，她臉上籠罩着的愁雲，彷彿一天比一天濃厚起來了，這是每每會使我們感到一些不快。

有一天，小姑正在樓下洗衣服，大鴨子媽突

然的跑了進來，她神色很張惶，儘自向着小姑娘咕囔着。小姑娘卻不等她說完，早已放聲大哭起來了。

初做主婦的克勤，頓時失了自己的主意，不知要怎樣纔是；她祇是向着小姑娘逼問着，「怎麼啦，怎麼啦？」但是，小姑娘是伏在木盆邊上，已經嗚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唉，她真是一個可憐人呢！」大鴨子媽沒頭沒腦地這樣嘆息着。

「到底是甚麼事呀？」克勤覺悟似地，忙轉向大鴨子媽問。

「她的孩子走失了！」大鴨子媽這樣簡單的回答。當然是愈使人疑慮而不得不再問下去

了。

「怎麼，她的孩子在那裏？怎麼會走失呢？」  
「孩子是寄養在我家裏的；今天我給他吃過了粥，他便坐在門口的小檯上玩，那知我剛到廚房裏去了一趟，他便不見了；我想，或者是她家裏派出人來，將他劫奪回去了吧；唉，我受了她的委託，叫我怎樣交代呢！」大鴨子媽指着小姑娘說着，臉上滿現出很爲難的神氣。

「這樣說來，她的出來做工，一定是沒有得到家裏的同意的，——也許是潛逃的吧……」  
「當然的！論到她的家世，自己也可以用幾個人，那裏會出來幫傭；唉，可惜她的娘家現在衰

落了，沒有人了；……祇落得這樣受苦呵，奶奶，這是真的，在二十年前，我還親眼看到她家的興盛呢，誰料到一位粉團玉琢的小姐，就是眼前這個憔悴可憐的女傭……」

小姑聽大鴨子媽提起她的往事，更使她像挖了一個舊創痕一般的慘痛；她不自知地把哭聲提得更響亮了；雖然有大鴨子媽勸慰着，可是，天性的流露，是不能抑止的，她的傷心的淚珠，不覺濕透了那件藍布衫子。

我呆坐在客堂裏，聽她們在廚房門口擾攘着，不住地替那不幸的女傭愁悶。

忽然後門又響動了，大鴨子媽的丈夫，卻笑

嘻嘻地挨了進來；他滿臉露着訕笑的神氣，猛向着大鴨子媽責備起來了。

「你真是活見了鬼；我叫你仔細地找一找，你怎麼就這樣自信地跑來報信了？」

「怎麼，孩子回來了嗎？」大鴨子媽好像有些不相信地說。

「可不是，孩子還不是好好地，在隔壁成衣舖裏玩！」

「哈哈，這真是我的大意了；倒惹她白白地哭了一場。」大鴨子媽狂笑着，回頭又向小姑說，「好了，不要哭了；還是好好地洗衣服！這孩子，以後我替你格外當心些，就是了。」

小姑真是像被了催眠術一般了；一個使她悲傷得大哭；一個卻又使她欣慰地微笑了。在這一小時內，她彷彿做了一個夢；她夢見了一天冰雪，摧殘了她的希望之芽；她更夢見了幾陣春風，吹開了她的愛田之花；她終於有些糊塗了。

大鴨子媽走了以後，小姑雖然依舊碌碌地忙着她的工作，沒有甚麼改變；我們對於她過去的歷史，卻借此機會，更知道得詳細一些了。

吃過晚飯，克勤和她坐在電燈下面做縫紉，我便躺在一張沙發上，默默地抽着雪茄；寂靜的小室裏，不得不使我的聽覺，注意到她們的談話中了。

「——大鴨子媽是你甚麼人呀……」克勤說。

「她嗎？是我小時候的保姆；那時，我父親正做了一任山西的知縣回來……」小姑一面說，一面很熟習地一針針縫着。

「一任知縣，沒有一個錢多嗎？」

「錢怎麼會沒有！可是，分他的遺產的人正多着呢，怎麼又會輪到我這個弱女子——况且，父親、母親都已死去好幾年了……」

「那末，大約你丈夫家裏，也不見得富裕吧？」

「丈夫家裏，雖比我家差些，但是在Y地也不能算是普通人家！」



「這樣的境遇，也並不算壞；你爲甚麼情願帶了你的孩子，到外邊來吃苦呢？」

「唉，奶奶，我的故事多着呢，一時也說不完這些；我們還是不要談他吧！」

小姑的眼圈又紅起來了，她停住了手裏的針，儘自呆望着粉壁，半晌不說一句話。

「我們不過隨便談罷了，何必又這樣傷心——啊，小姑，你要知道，我是很願意幫助人的，你有甚麼爲難的事，祇要我們能力所及，你儘管和我說好了！」任俠而英雄化的女主人，慷慨地發表了她的意見。

「奶奶，我很感激！我現在沒有甚麼希望，我

祇願意把我的孩子帶在身邊，我能够常常看見他，我就滿足了……」

「這有甚麼爲難，反正我們家裏的事務不多，你就帶了他來同住也不要緊；——祇是，你的身世我們沒有充分地明白，將來不會發生意外嗎？」克勤說着，卻又回轉頭來，向我瞧了瞧，「對嗎？你大約也和我同意吧！」

我祇懶懶地把頭點了點，心裏總覺得她太多事了。

小姑的面上，頓時開了一回從來沒有開過的笑靨；但是，霎時又重覆深深地埋在愁雲中了。

「奶奶，像我那種不幸的身世，最好是永遠

不讓人家知道一些；——現在，奶奶既然因此疑慮我了，我爲了我的孩子，爲了我的心，我便不得不把我過去的種種，向奶奶說一說了。」小姑娘很興奮地把手裏的縫紉擱在桌角上，彷彿要預備作一個長時間的談話似的。

「我的家，就在Y城外，門口有一條曲曲地小河通過；河的對岸有不少的田地和菓樹；河的下流，更有不少的房屋和店舖，這都是我家的產業了。」

「當父親從山西回來，就預備永遠退守林泉，以調劑他十年來奔走的辛苦；那時我祇有三歲，父親雖沒有兒子，卻因爲眼前有了一個可愛

的小女兒，倒也覺得很可以自慰了。

「父親素不主張納妾，祇是對於傳統觀念，卻還是像一般舊思想家一樣地急切；因此，他於無可奈何中，便在我十五歲的那年，領了一個親戚家的孩子回來，預備做我將來的贅婿。」

「啊，誰知這麼一來，許多垂涎着父親遺產的族人們大家都失望了；他們曾經幾次想設法破壞，祇因父親是Y地的一個有勢力的紳士，大家自然也奈何他不得；這樣的過了一年多，有一天晚上，那孩子忽然在牀上慘呼起來，不住地嚷着肚子疼；一時全家都慌得甚麼似的，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視，據他說，是中了一種緩性的毒質，已

來不及救治；那孩子便七竅流着血，這樣死去了。當時，父親雖然也很疑心，其中一定有甚麼緣故；可惜偵查了幾天，一點證據也找不出，也祇得無形地消滅了。

「半年以後，父親又領了他的土地的一個朋友的兒子回來，預備將來做他的產業承繼者，並把他的愛女託付給他。

「唉，你想，那些狠心的族人們，怎會就此罷手呢！——他來了沒有幾個月，竟也同樣地在牀上慘呼起來了，竟也同樣地七竅流着血，同樣地不及醫治便死去了。」

「唉，這是甚麼緣故呢？」克勤正在聽得出

神，不覺很詫異地問了一句；靜默着的我也擡起了頭，祇等着她說出一個答案來。

「這一次，父親卻有些忍不住了；他特地宣言出去，凡是有人能够把這案件偵探出來的，願意酬謝一萬塊錢；自從這個有力的懸賞宣佈以後，當天晚上，便有一個不認識的人來報告，他說，有一天曾在一家酒樓喝酒，聽見我家的教讀先生，和許多族人們，正在商議處置那孩子的事，可惜後來他們的說話愈說愈輕了，終於沒有聽得明白；不過依現在的情形猜測起來，這事或許和那教讀先生有些關係吧！

「當時，父親便吩咐用人們，想去請了那位

教讀先生來對質；但是，他們帶轉來的回音，卻祇有「失蹤了」三個字。父親是更加疑心到那位教讀先生的身上去了，他便打算從書房裏着手偵查。

「過了幾天，果真被他在那教讀先生的書籍堆裏，尋了一些證據出來；因此，大家纔明白，果真是族人們買通了那位教讀先生，暗暗把些毒藥攔在一隻銅墨盒中；當那兩個孩子在寫字的時候，偶然吃着筆尖，便中毒而死了。

「這樣的慘事發生以後，祇因兇手已經跑得無影無蹤了，更從那裏去找尋主使的人呢？而且，這時候的Y城中，誰都知道，做我家的贅婿是

十分危險的；自然，再沒有人敢跑到我家來了。

「這時，就有城裏的C家——我現在的丈夫家——請出幾個人來說合，硬要將我娶過去做媳婦；父親因為兩次受了刺激，自己也知道不能貫徹他的主張了；況且C家的門第也很相當，他便輕輕地將我許給他們了。

「啊，苦命的我，真有這樣地不幸啊！第二年的夏天，我正在忙着做嫁衣裳的時候，父親、母親卻同時染着時疫，棄我去了。」小姑又淚珠瑩然地嗚咽起來了；她扯起了那破爛的衣襟來，不住地揩拭了一回。

房裏靜寂着祇聽那粧檯上的小擺鐘，的搭

地約摸動了數十下。

「自此以後……」小姑斷續地又開始敘述了，「……父親全部分的家產，都給族人們四分五裂地佔領去了……我也便在這時嫁了，很簡單地嫁到C家去了。

「在我初嫁去的時候，他們都以為我一定有些嫁資帶過去的，所以誰都待我很和婉；我便在這個如夢一般的環境裏，倏忽地渾過三年了。

「第四年的春天，我的不幸的機會，便又繼續地挨近我了；——在理，祇爲了替他們製造孫子的媳婦，居然照着他們的願望實行了，這是應該何等欣幸的啊！但是，他們趁着我睡在牀上的

時間，卻偷偷地將我的幾隻箱子，完全打開來檢視了一次；結果，他們終於把幾年來的幻夢清醒了，他們是完全失望了。

「他們找遍了我的箱子，卻找不出一些珍貴的東西來，便即刻把假面具拋棄了；他們還不等我彌月，就把種種冷嘲熱諷的言語，說給我聽；後來，卻更進一步，由嘲諷而變成打罵了；但是，我都逆來順受，從不和他們計較。

「我以為我們女子的嫁人，祇要夫婦倆的感情合得來，以後一定會有苦盡甘來的一日的；在我倆以外的人，何必和他們相爭呢！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忍耐着，祇是把顆顆的淚珠，向着肚子

裏吞去。

「他們看我這樣地懦弱，便又更進一步地離開我們夫婦了；唉，可恨，那沒有主意的他，果然受了他們的蠱惑，漸漸和我像水火一般了。

「他們覺的這樣還不能趁心如意，便又用了種種方法，引誘他去墮落，屢次勸導他去宿娼、賭博，祇要他不回家來，不和我親近，他們便覺得痛快。

「事情是愈演愈奇了，他竟帶了他所拼識的妓女金蘭，常常到家裏來了；婆婆卻又故意和她表示好感，一會兒買這樣給她，一會兒又送那樣給她，差不多當她老長輩一般地看待；尤其是

他，更在我的面前，和她表演了許多親暱的醜態。我雖然覺得十分地難堪，但是，舊禮教會經教訓我們過，婦女們是不應該有「妒」意的；當然，我也祇能低首下心的服從了。

「這樣，我又渡過了三個月的痛苦光陰了。有一天，他又帶了金蘭到家裏來；他們儘自在一間充滿了酒香肉氣的小室裏吃喝着，歌笑着，戲謔着……我因為不願意看到這些傷心的景象，便早已躺在牀上，懷着我那唯一的孩子睡去了。

「呵，這是多麼新鮮的把戲啊！當從我夢中哭醒過來的時候，差不多已是午夜了，從我的淚眼中望出來，卻瞧見了他和金蘭，竟同睡在我的

牀上了；他們緊緊地擁抱着，謔浪着，何曾顧到睡在他們旁邊的我。

「霎時，我也像喝了酒一般的興奮，暴熱，我的心被羞恥、憤怒……種種所攻擊，我覺得他們所賜與我的侮辱，委實在諷嘲打罵以上的，足以使那可怖的禮教，頓時暴烈，頓時毀滅無餘。

「我瘋狂了，我不自知地跳出牀外，放聲大哭了；我不能再和這羣獸類同住，我不得不求一個歸宿；我便披散了頭髮，毫不畏懼地踉蹌跑出門外，一逕跑到十里外的紫薇山上。

「星月照在那些青塚上，雖有使人戰慄的可能，然而，總不及世界上的人心那般可怕；我怡

然的坐了下來，漸漸傾心於長埋地下的伴侶們了。

「我更望着那對面的一株白楊樹，隱約看見牠伸開兩隻長臂，正在招呼我說：『來呀，可憐的人！』我便很同情地解下了一條圍巾，立刻跑上去，套在牠那可愛的綠葉扶疏的枒杈上了。

「當我剛要將我的頸子湊上去時，驀地從風裏吹過一陣小兒的啼哭聲來；啊，我記起了家裏的孩子了，我的心，上頓時放出了一道光明，彷彿燭照着那狠惡的金蘭，正在痛打我的孩子；我看得很明白，忽然把一切幻想，一切侮辱都消失了；我情願自己永遠沉淪，我怎能讓那孩子受人

的虐待呢！

「我把我的悲哀收藏起來，依着原路跑回家去，已經是天光大明了；婆婆正在生氣，她看見了我，便冷笑道：『哼，我早就料到她的做作了；現在，你們看，她是不是一個敢尋死的女人！』我祇得忍受着，趕緊跑進房裏去，把我的孩子——我的小生命愛撫了一回。

「自此，他們更看輕我了，無論一切飲食起居，都要先給了婢僕們，然後纔輪到我身上；因此，我便發生了兩個疑問，我想，我真的連婢僕都不如嗎？我難道連給人家做婢僕的能力都沒有嗎？

「這兩個疑問最後的決斷，我便趁着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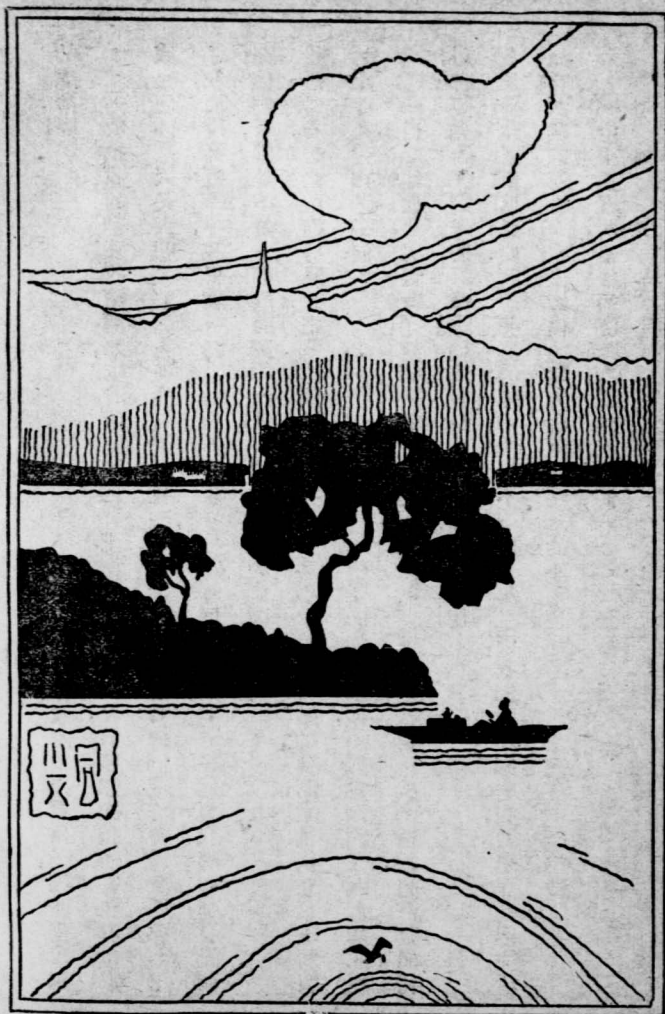
不備，在一天晚上，偷偷地抱着孩子，乘了夜車到上海來了……現在，我雖然把孩子寄在乳母家裏，但是，常常幻想着他們或許會得到風聲，要把他劫奪回去。奶奶，我人在這裏，我的心那裏還在我的胸膛裏呀！」

小姑停止了她的談話，索性伏在桌上，痛哭起來了。同情的眼淚，不覺也潮潤了我們的眼眶；這是我們同居以後，第一次的流淚，也許是值得記念的吧！

第二天，我們的小家庭裏，便來了一個快活的小天使。

(完)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四部叢刊

## 第二次序預約

十五年陽曆十二月二十日截止

### 八大優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彙刻羣書助於南宋後世踵之顧其所收類多小種足備專門之流覽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絃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

二、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圖書集成無所不包誠為鴻博而所收古書悉經剪裁此則仍存原本其善二矣

三、書貴舊本昔人明訓麻沙惡槧安用流傳此則廣事購借類多秘帙其善三矣

四、求書者縱胸有晁陳之學冥心搜訪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時此則所求之本具於一編省事省時其善四矣

五、雕板之書卷帙浩繁載之專車平時翻閱亦屢煩乎轉換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併其業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則便度藏字大則能悅目其善五矣

六、鑄刻之本時有後先往往小大不齊縹緗異色以之插架殊傷美觀此則版型紙色嗣若畫一列之清齋實為精雅其善六矣

七、初版篇目偶有二關略此大為之增補得有更勝之本則不嫌改易其善七矣

八、本刊初版發行於七年之前比年人工原料種種加昂本館為創業三十年紀念仍照第一次預約發兌不加分文其善八矣

種數  
預約價  
書根  
郵費  
出書期

三百二十三種(二十四史除外)十五萬八千葉  
連史紙(一次交)五百元(三次交)各二百元  
毛邊紙(一次交)四百元(三次交)各一百六十元  
印成書名册數加費三十二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國內各行省三十八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十六年六月十二月十七年六月十二月四次出齊

### 樣本書錄

索閱本樣請附郵票二分  
另印書錄每册售洋一角

# 處世要道

人生處世。有至要之兩端。其一爲腳踏實地。不涉虛空。其二爲希望進步。勿使消極。但兩者性質相反。不能並容。惟在本會儲蓄。始有相容之益。且更能相濟。有鉅大之保障。（現有一千六百四十餘萬）又有鉅大之獎金。（僅特獎一項現有二萬二千餘元）是在本會儲蓄之儲戶。既能腳踏實地。又有希望進步。豈非兩端並舉乎。下屆開獎之期不遠。儲戶進步之希望。卽在目前。幸速付款。並約同志入會。以赴機會。此佈


上海法租界多亞路七號

## 萬國儲蓄會啟

詳章函索卽奉

# 雙子河邊

張慧劍



過了凌家堡。南去三十里。是雙子河。這裏有很好的水景。轎夫們勸我在此打尖。當我剛從梨山下來的時候。遙見銀光蕩漾的兩支河脈。燕尾般的隱匿在樹林中間。好像一幅畫圖。陳列在我眼前。已經深深地給了我一片美感。便允許轎夫們的要求。在這裏歇宿一夜。

這時約摸是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河邊數十戶人家。全籠罩在狂烈的陽光之中。我寄宿的一家小客棧。門前有兩株很肥很高的槐樹。傘一般的樹葉。怒張着抵禦光熱。故此我們倒不覺怎樣的熱惱。我從網籃裏找出一瓶檸檬酸。一小瓶檸檬油。和別的配合材料。做成一大罐子汽水。分些給客棧裏人吃。三個轎夫也各喝了幾杯。他們很詫異的看着汽水的沸沫。大有懷疑而想問訊的意思。我大略把化學作用的道理。講給他們聽。一個轎夫說。這種東西。帶在身邊很爲便利。想吃汽水。不管什麼時候。都可以配成功。好像我

們鄉下的酒餅。只消招一點兒放在碗裏。用極熱的開水一沖。就成了很好的酒了。另一個轎夫說。你講到吃酒。我纔發覺我肚子饑餓。應當吃一些東西纔好。因問我吃什麼物事。我問有飯嗎。轎夫便去招呼客棧主人。替我備飯。

槐樹上的蟬聲。像一個詩人驕傲的讀着他得意的詩。連續喝了好半日。並不覺得厭倦。我坐在客棧門口一張藤製椅子上。周圍景物。不斷的躍入我眼簾。迎面是雙子河的雌流。僅有三四丈闊。對岸叢生着許多樹。一垛垛的綠色枝葉。反照在水面。含了濃厚美好的畫意。緊靠岸那邊。有一間小小的漁房。豎了一根木桅。掛上一盞紅色玻璃燈。大概是黑夜裏打漁的信號。漁房前面。一塊很大的網。徐徐的升降。彷彿沒有人監督。穿過這一排樹林。模模糊糊。可以看見一片水光。這便是雙子河的雄流。比雌流要多闊四五丈。是梅村到平審的一條大航路。這條河流。和雌流是兩個起點。相比的流了六七里路。纔歸併入一根水線。在雄流那一邊岸上。據說有很熱鬧的鎮市。人煙稠密。不像這邊荒涼。朝北方一望。很高的梨山。鞠躬如也的向這邊雙子河行着敬禮。山脚的一條石子路。被陽光激射。透出一種薑黃色。石子路終點。是一座石橋。過橋便是河邊的小市。入市第一家。是經售油鹽米布的雜

貨店。彷彿領袖着這一村。依次便是二三十家民房。我住的小客棧。恰在小市中間。過客棧往南去。全部成了農家的佔領域。縱橫密布的田埂。零星寥落的農莊。我看了覺有無窮的興味。我先觀察和我視力最接近的一家農莊。構造得很奇怪。一道短樁籬。斜向河邊。籬以內像全是菜田。莊房一律用紅色磚頭砌成。煙囪很高大。籬的西首。有草搭的幾間小牛房。這種結構。教人驟然看了。竟要疑惑這家莊主。或者是西洋化的農人。莊房後面也是一道樁籬。籬外一條溪流。遠遠瞧見有許多牛羊。在那裏飲水。這時我同來的三個轎夫。剛在喝酒。斌媚而無層次的醉話。似乎告訴我。他們幾天前。曾在梨山山陽遇見一小桿土匪。那有吃病的一個轎夫。大家都喊他胡胖。他喝酒比較的少。臉色卻最發紅。他忘卻他說話本能的遲鈍。歡喜很快的講話。常常鬧得我不懂他話裏的意思。

我匆匆吃過飯。就着手進房去沐浴。這家客棧。除去門口貼了一張紅紙。標出他客棧的字樣外。不能再尋出他第二樁像客棧的樣子來。僅有的兩間客房。一間擺着一大條粗竹席。名喚地鋪。是轎夫們歇夜的所在。內向一間房。我住了。略略擱幾件木器。客棧主人平日就在這裏居住。來了肯出八百文一天的客人。纔肯讓出。主人有一個女孩子。他鎮日只顧紡紗的工作。我到了三個小時。始終不見他

住過一分鐘的手。主人似乎很不喜歡他女兒。我觀察這簡單的家庭。所含的愉快空氣極稀薄。沉湎於都市生活很久的我。不能不感覺他們生活的單調。他們卻不覺得。

浴後。我更覺身上涼爽。便跑到客棧後面的田地上。看看野景。梨山依舊很滑稽的向這裏行禮。斜陽染紅了山尖。灰白色的雲塊。曼衍不斷的向西流去。像在追擊着太陽。這時大家全出來活動。我所看見的人衆。好像比兩點鐘前加增了幾倍。有三四個村童。拿了釣魚竿和魚簍。一面說。一面笑。打我身邊走過。直向迎面的魚塘跑去。我不覺高興起來。竟跟了他們走。這方魚塘逼近那紅色莊房。很豐滿的楊柳樹。替這塘砌了一轉高大的圍牆。這羣漁童從田埂上。左折右折。遶了無數的彎兒。纔得着一條堤路。便認好魚窩最多的一段地。各自坐下去釣魚。我站在這涼陰陰的楊柳下。仰頭低頭。全是綠光照眼。心下覺得十分爽快。樹上的鳴蟬。還不住抽曳他的殘聲。但已不像剛纔那麼興奮。我看了一會釣魚。無意中發現幾百步外。有一角黃色的牆簷。閃爍在柳陰中間。因問村童那是什麼地方。村童說是山神廟。

鄉下的景緻。最深刻地教人忘不了的。要算薄暮那一部分時間。到了這時候。農人全牽牛歸去。浮在

水面嬉戲的白鵝。還留戀不肯上岸。便有人坐了一隻木盆。手持竹竿。緊緊的把他們追回家去。在我向山神廟去的一條路上。更不絕的可以看見許多風景。山神廟的大殿。本有人在那裏開蒙館。此刻已經放學。蒙館先生還在監視着幾個沒有走的學生。見我踱進來。全用驚奇的眼光看我。我約略把殿上的神像。瞻仰了一下。青臉獠牙。是很有權威的樣子。殿後似乎還有房屋。卻用鎖將這道門鎖上。我退出後。又順便把兩旁的披房。一一看過。這地方空空洞洞。滿蓄一種鬼氣。後來。我聽見客棧主人告訴我許多關於這廟的神話。雖覺得荒謬可笑。然而廟中這一股陰厲之氣。未始不是造成種種神話的一個大原因。

我從山神廟出來。向南踱了幾步。全村市的景緻。都擁抱着呈露在我眼前。家家門口都有人在吃晚飯。小小的方桌兒。很整齊的排列成行。斜陽已歸於無何有之鄉。天空的雲塊。由紫色變成灰色。一切到眼的東西。都含了神秘的色彩。慢慢的慘澹模糊。恍惚終於看不見。雙子河邊的漁燈。已點着了。燦爛而驕傲的懸在空中。我彷彿瞧出那客棧門首。正有人向我招手。因緩步踱將回去。河堤的柳線。像開玩笑似的。在我頭上披來拂去。我小心翼翼穿過了這條難走的小路。回到市上。客棧主人還立在



門口。一見面就問我餓不餓。可要開飯。我有一種晚食的習慣。便請他暫停一會。卻裝出蕭閒之狀。去看隔鄰一戶人家在門首聚餐。他們好像因為這頓飯吃得正在合宜的時候。吃時非常快樂。簡單的幾樣菜蔬。用那毫無美術意味的粗花碗盛着。花紋惡劣到不值一文錢。教一般過慣文明生活的人看了。先要減去許多食慾。而他們卻不覺有什麼缺憾。吃飯人之中。一個年輕小姑娘。似乎不大願意我這麼細看。把他的頭幾乎要納在碗裏。羞怯得直不敢擡一擡。我自覺無趣。忙信脚另踱到一處。是一片凹入的曠場。前後還稀稀落落。豎了幾根木柵。大概是他們農家打稻的所在。那三個轎夫。和幾個歇工的莊漢。全解衣磅礴。在那裏乘涼。胡胖要算得最殷勤了。在人衆中闢出一塊乾淨地方。招呼我坐。我看他們是纔興奮說過話的樣子。便問他談些甚麼。胡胖帶笑道。講故事。我道。你們繼續講下去罷。我也是愛聽故事的人。

因為這時暮色很濃。一分鐘後的視力。大不如一分鐘前。我也看不清爽這講故事的莊漢。是甚麼形狀。根據他說話的語氣章法看來。大約是個老年人。他說。照我們鄉下的規矩。這種事情是要不得的。……說時停頓了一下。在他身邊摸索出一根旱煙管。同一包煙一盒洋火。像準備吸煙的樣子。卻又

接說下去道。所以這一段事情。我平時不大敢對年輕的孩子們說。給他們聽見。多少總與他們有害。我終怪老楊。他不應當如此的放任。他把他做丈夫的道理全忘了。另一個莊漢趁這老莊漢點煙的當兒。發表他的疑問道。也許老楊還不知道這件事。我覺得他那種人。決不會這樣沒有氣節。老莊漢一面吸煙。一面答道。哈。他不知道嗎。我想他所知道的。恐怕還要比你們多。這事實的發生。前後差不多有半年了。他難不成竟做了半年的瞎子。

我雖不明瞭他們講的那件事。是什麼來龍去脈。但也聽出這是一件妨礙他們鄉下風化的事。正想央胡胖將內中的詳細情形告訴我。忽然前面河上。微微送來一陣櫓聲。那最初發問的莊漢。很輕蔑的說了句『來了』。緊靠我坐着的胡胖。便昂起頭來。無意識的說道。如果是他。我還得細細的看一看。老莊漢似乎譏笑他道。不忙。他每天早上。有三個鐘點撐船的工作。儘有很充分的機會給你看。胡胖大約覺得慚愧。不好再說話。那同來的轎夫。忙替他解圍道。我相信胡胖。他不會抱了甚麼不好的念頭。他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而且他有個很賢惠的妻子。

在羣衆譏笑之下。櫓聲漸漸加重。漆也似的河面。有一星小火。半明半滅。向這邊飄來。不一會。火光停

住。櫓聲也不響了。河邊砂地上。便繼續發現一陣脚步聲。一個人影。很輕便的穿過市上。直向這邊曠場走來。在柵門前首。經隔鄰雜貨店的燈光一映射。我纔看出是一個女子。彷彿很不俗。他不曾瞧出曠場上坐了這許多人。等臨近時。纔住足看着。像很詫異。老莊漢忙道。楊二嫂是我。女子低聲一笑道。原來是何四伯在這裏納涼。說過了就迅速的跑開。大家睜眼看他背影。慢慢鑽入黑暗裏面。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愛的伶俐。

後來大家談話的目標。又漸漸移向他處去。胡胖用他還不會完全脫離醉態的口吻。說一件山行遇險的事。我不覺得這事有什麼趣味。便離開曠場。半摸索的踱回客棧。這時街旁納涼人之多。很出我意外。我看不清這許多人。各個坐在那裏。但聽聽那一片雜亂而高朗的講話聲。大概每一碼地面。至少必坐了一個人。我慢慢走到客棧門口。主人又循例問我要不要吃飯。我點點頭。棧主人忙去預備。我大膽的坐上那棧主人的竹椅子。側耳聽鄰近人們的談話。彷彿正說着『楊二嫂』這簡短的三個字。像挾有很大的魄力。竟促起我嚴切的注意。靜聽下去。那邊說道。楊二嫂聰明的地方真不少。他待遇那光會用錢而不能掙錢的老楊。也不算壞。他除了和前村梅先生的一件事而外。可沒有錯處。我

微微聽出點條理來了。非常高興。再聽……老楊的酗酒。的確很討嫌。他又不曾體恤他妻子。如果他不虐待二嫂。只怕梅先生的誘惑。未必能這樣容易成功。二嫂固然對不起老楊。老楊可也真對不起二嫂……我聽到這裏。不獨楊二嫂所以被老莊漢攻擊的原因。全部讓我曉得。並且領略到村中對於楊二嫂的真正輿論。再聽……楊二嫂絳色的臉。似乎不算體面。但他那種風緻。同他行事的活潑聰明。村裏是不多見的。難怪要引起一村人的愛慕。替他想想。每天要撐大半日的渡船。下午又要趕着做各種賺錢的工作。晚上還要偷偷掩掩。搖船到前村去和梅先生相會。應該很覺辛苦。他臉上卻沒有一些憔悴。他真是個怪人……我略略認識了所謂楊二嫂的容貌。更生了繼續探聽的興味。再聽……你看。那不是楊二嫂的船嗎。點了一盞油燈。倒不怕老楊瞧見。此刻不早了。也許他就要動身……我聽這說話人的聲音。十分冷峭。帶了譏刺的意思。忍不住仰起頭來。向迎面那雙子河望着。黑暗的河面。倒映出一盞紅色的小漁燈。自這邊看來。不像是水。竟彷彿一片空地。靠了紅燈不遠。隱約有一顆流動的小火星。我凝視這顆火星。好像這裏面包括了許多可研究的資料。兩旁喧囂的談笑。已不在我注意之中。稍停。這小火星漸移向對河而去。水面微微發出一種單槳拍水的聲音。我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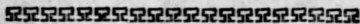
道楊二嫂的船。又回到對岸去了。這冷謔的小火光。閃爍了好半晌。便寂寞地停在那黑魃魃的蘆蕩前面。可以瞧出這個努力於他愛戀生活。而成爲一村「公敵」的婦人。已經從徬徨歧路中間。獲得他喜歡走的一條謬誤的道路了。

我還待再想象下去。那客棧主人似乎怪我不該這樣無故發傻。便在大門裏高聲喊道。先生不要想了。飯已煮好。請進來吃晚飯罷。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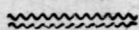
這篇小說剛剛脫稿。忽然讀到本誌陳琴廬君的『到深山裏去』。雖然他的抒寫。比我好而不和我一樣。但是兩篇文字的意境。似乎有些兒相似。保不定有人要疑惑我故意重複。此稿用否。還請胡先生酌量。

寄塵道。張先生這篇小說。是很好的。和陳琴廬君的到深山裏去。雖然同樣的好。卻絕不是重複。張先生的跋語。太客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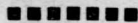


國民

年六十



# 日 記 日 曆



上海及各省

商務印書館

印  
行

學 校 日 記	國 民 日 記	珍 英 文 日 記	袖 珍 日 記	袖 珍 日 記	案 頭 日 曆	小 號 日 曆	大 號 日 曆
		種 乙	種 甲	種 甲			

印書紙彩色印每組定價六角

新聞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一角四分

印書紙紅黑二色印每組五角木座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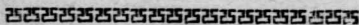
上等印書紙印布面每冊定價三角

印書紙印假布面每冊定價一角二分

上等印書紙印布面金字每冊定價四角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冊定價六角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冊定價六角



#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盛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與眾不同



輔



## 鏡中人言(二)

王西神

說他沒有駕御小老婆的本領。言外餘音。却有取瑟而歌的作用。彷彿說討小老婆的滋味。你也嘗過了。以後還想這樣麼。其實沒有我女主人這般冷嘲熱諷。我主人也決不敢再萌非法之想。我女主人欲擒故縱。運著全身的本領。把我的主人包圍得一絲不漏。他還敢不俯首帖耳。聽他的指揮麼。要是沒有我女主人在內作弄。這位新姨姪也決不會中道仳離呢。自從伊逃走之後。我女主人好像拔了一隻眼中釘似的。可以少用一番防衛的工夫。對於我主人逢迎獻媚的手段。慢慢兒有些放任。不似從前的十分注意了。這也許肅清反側。閨房統一的緣故。然而女人的心思。最是細密。他想男子的心思。活潑潑地。雖然那位小老婆去如黃鶴。

安知他不靜極思動。另外想別圖發展呢。最好要把他軟禁在香閨繡閣之中。輕易不許越雷池一步。不見女欲。使心不亂。他既然不與外物爲緣。自然不會有越軌的行動。我的主人本來是很喜歡吸吸鴉片煙的。煙霞一榻。長日臥遊。可以渾忘世事。不想雄飛自然雌伏。我女主人便利用他這種心理。很殷勤的替他燒煙對火。一燈雙影。長閑並蒂之蓮。果然我主人覺得此中自有至樂。人世浮華。都視作黃粱一夢。甚麼討小納寵的事情。更丟在九霄雲外。我女主人暗暗地得意。大有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之概。可是自己也因此註名黑籍。春宵苦短。來日方長。錦繡般的前程。儘毀我女主人的優遊納福。亘奈天不從人。忽然得着一個肺癆病的症



候。從此蛾眉淡掃。雲鬢懶梳。脂盪生塵。粉匿謝馥。和我相對的時候。也一天一天的少起來了。這也不知是我女主人過分用心。粉兵驚暉。太費精神的所致。還是造物忌才。有意要殺他風景的緣故。我可不憚遲頓。只好付諸闕疑了。春花秋月。境逐情遷。不到一年的光景。一個粉雕玉琢的美人兒。竟變作骨瘦如柴。一天。他忽然高興。勉強振作了精神。吩咐梳頭娘。好好兒的替他梳攏。我也僥倖因此重和他見了一面。可是彩雲易散。皓月將沈。瞞得了別人。瞞不了我。我一見之後。不禁黯然欲絕。他也樂極生悲。忽然對我珠淚縱橫。蕪蕪地拋個不住。一剎時把一件印度綢的單衫。濕透了一大塊。當下沒精打采的匆匆挽了一個拋家鬻。含著一眼的熱淚。嗚嗚咽咽的對我主人說道。恩愛夫妻不到頭。我再也不能毅和你長相廝守了。我死之後。你年紀未老。自然要續絃的。可是我今天向你誠懇要求一樁事情。這是我最後的一次要。求了。天可憐見的。你務必容納我的意見。你答應了我。我纔肯和你說明。要是你不肯啊。我也不必再白費這口舌咧。說到這兒。他已喘做一團。上氣不接下氣的。再也接不下去。粉額上的香汗。粒

粒像黃豆大的。盈盈欲下。我主人見了這種情形。真是肝腸寸斷。連忙柔聲低氣。陪著二百四十個的小心。安慰我女主人道。你快好好兒的將息罷。這種傷心的話兒。說他做甚。還是趕快請個德國醫生來瞧瞧。倒是正理。至於續絃不續絃的問題。再也不要提起。我們倆做了一世的夫妻。難道你到現在。還不能原諒我麼。即使你有三長兩短。我情願學著鯨魚張眼。永夜單樓。報答你的恩惠。何況你還不到絕望的地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自己保重要緊。再不要枉用心思了。一壁說著。一壁也不由得淚珠兒奪眶而出。有些哽咽起來。我的女主人又兀自掙紮著。說了一句。停了半晌的說道。你再不要裝模作樣了。世上只有守節的女子。從來沒有守節的男人。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心事麼。實在我看你比水晶肚皮還要透亮。有我遮在你面前。自然不怕你跳出我的手心。我死了。你還不爽快。快。退你的心意。幹一下子麼。我對你說。續絃並不是不可行的。只不要偷雞摸狗。學叫化子吃死蟹。隻隻好的。第一是門第須揀上等人家。門當戶對的。你幾個女兒也都長大了。要是弄個不三不四的女人來。做他們的後母。恐怕

要鬧得家宅不安。給旁人看了。豈不笑話。至於你續娶之後。要不要虐待我的女兒。但見新人笑。那開舊人哭。這是要看你的良心。我也管不了許多。我最後的要求。便是這個。你：你：我女主人說到你了。一口氣回不過來。頓時兩眼一翻。暈了過去。這一來。直把我主人急得死去活來。捶胸頓足的亂吵亂嚷。紛亂了好一回。纔把我主人救醒。這時我主人心上的悲哀。實在是出於至誠。照他那時的良心。簡直和一塊白玉相似。可以說得一聲義夫。他想我女主人這樣美麗的容貌。溫和的性情。英明的才具。任是走遍天下。踏穿鐵鞋。也輕易再尋不出第二個來。他果然死了。只有拚著一世的孤眠獨宿。便是能再娶一個和他差相彷彿的人。也覺著對不住他。何況普天之下。萬萬再尋不出和他不相上下的人才呢。當下我的主人。雖然抱定宗旨。可是心上總還希望我女主人不至於就死。那知天定勝人。不到兩天。我女主人竟爾香消玉殞。斷氣的時候。我主人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對著我女主人的姊妹。親戚。朋友。總是說我女主人的可憐。口口聲聲。情願做一世的獨夫。我聽了也暗暗稱贊我主人。畢竟是個多情的種子。到得我

女主人入殮的時節。我主人的悲傷程度。似乎減低了好多。這還不要管他。等到十天八天之後。我主人的心思。竟全個兒的換了過來。他一個人坐在家內。少了一個形影相傍的女主人。自然覺得非常寂寞。便想出去游散游散。加著幾位小姐啼啼哭哭的。天天在我主人棺材跟前。焚香灑酒。麻衣如雪。紅淚似潮。任是鐵石人。也不覺要腸迴九轉。便決意帶同一個心腹女僕張媽。到老宅中去靜息幾天。原來我的主人是南潯出身。南潯地方。還有幾片紗廠。兩片茶葉棧。一座很精緻的花園。算是他的別墅。那天回到花園之中。却又忽然鬧出一個絕大的笑話。隔著我主人動身不到五六天。那張媽便與匆匆的回來。說是我的主人。吩咐他到上海。把我女主人幾件心愛的首飾。帶往南潯。還有幾件大毛衣服。也要一同帶去。這又奇了。我女主人死了不久。男人家要這些東西何用。要是招魂野祭。至多做兩件紙衣服。紙糊的器皿。便可了事。何必鄭重其事。特地專差回來呢。我幾位小女主人。稟着我女主人遺傳之性。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何等利害。得信之後。知道其中定有蹊蹺。馬上到我女主人靈牀前面。哭祭一回。接著在女

主人那間臥房中。點上兩枝通霄綠燭。上面供著我女主人放大的照片。焚上一爐檀香。陰氣沉沉的好像有鬼魅出現。然後把張媽喊了進去。將房門闔上。儼同閻羅王陰間審事一般。大小姐穿着一身重孝。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喝著張媽跪下。從實講來。要不然。太太的靈魂。要來捉你去呢。二小姐三小姐等。都幫著一同吆喝。催他快說快說。張媽嚇得魂不附體。不由得撲通撲通。對著我主人的照片磕了幾個響頭。然後把這事從頭至尾。說了一個囑快。原來我主人到了南潯之後。忽然他絲廠之中。有個湖絲阿姐。前來哭訴。要同他丈夫離婚。我主人看那湖絲阿姐的相貌。真是人間稀有。天上難逢。面敷粉而嫩紅。玉凝脂而遜白。不長不短。亦秀亦清。一雙水汪汪的秋波。早把我主人的魂靈兒。攝了過去。當時我主人一見鍾情。有意要提拔他出了火坑之中。登諸班席之上。也算是風塵鉅眼。雅意憐才。替普天下無名的英雄。吐一口不平之氣。便慫恿他住在花園之中。好替他從長計議。湖絲阿姐受寵若驚。就在那晚做了入幕之賓。歃血爲盟。情深嚙臂。明天便把自己購備的汽油船。開到城中。在綢緞店上剪了千把塊錢的衣

料。但是銜泥客燕。飛上高枝。免不賣弄嬌癡。既要這樣。又要那樣。我主人新踏魚水之歡。又當他鳳凰兒似的捧著。說一依一。說百依百。因爲南潯鎮上沒有中意的首飾。便叫張媽來取我女主人的金珠鑽石飾品給他。另外把我女主人的大毛衣服。去換面子。作爲定情的紀念品。那張媽說得起勁。大小姐二小姐等也罵得起勁。說看不出我的父親。竟是這樣薄情寡義的。他要討小老婆。咧。續絃咧。誰也不能管他不討。不過也要遮遮世人的眼睛。像現在我的母親屍骨未寒。一棺在堂。便做出這種的話。也怪不得我們做小輩的。要和他反抗了。那位張媽受了我主人的醇醇囑託。銜了這種重要的使命。自然有些好處可得。便處處回護我主人。說道不干老爺的事。都是那賤蹄子迷惑我們老爺的不好。請位小姐還是給他一個坐馬威。趕快攔他走路。是最正當的辦法。那晚七張八主的紛亂了一場。也沒有一個澈底的解決。倒是在旁飽看了一齣好戲。那知道裏方在唱戲。那邊我主人也在南潯別墅之中。做了一回客串。大演其探親相罵。原來無論何事。只怕不做。不怕不穿。不上兩三天。南潯鎮上都把這事傳爲新聞。却

惹動了廠中的經理賬房和一班司事。一齊動了公憤。說我們這另廠。都是老班馭下有方。管理得法。克勤克儉的做到現在。纔得有此成績。現在老班方才過世。小老班便這樣的蕩檢逾閑。以後女工犯了不規則的事情。誰還好去干涉。那不是要鬧成捲堂大散麼。當下便公同約齊。去見我主人。說明來意。有的竟痛哭失聲。很把我主人切切實實的規誡了一番。我主人受了這劇烈的刺激。居然良心發現。連忙向廠中的人賠罪。說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諸位請好好兒回去。我自自辦法。接著便把湖絲阿姐的男人和翁姑請來。帶麻帶騙的叫他們將女人領去。那位湖絲阿姐怎樣肯輕易出門。嚶的一聲哭起來了。說我原自清清白白的身體。現在却弄得不明不白。叫我怎樣回去做人。我主人沒奈何。忍着心痛。許給他一千塊錢。做遮羞費。方才嬌啼宛轉。灑淚而去。臨別的時候。對着我主人回眸一顧。帶雨梨花。玉容慘淡。嬌滴滴的說道。你便這樣忍心得下麼。我主人正在無可奈何時節。怎當他臨去秋波的那一轉。一陣心酸。禁不住由兩足直衝到腦頂。撲額額的也灑了幾滴熱淚。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他只是發楞。這事在旁

人冷眼看去。也知道死別生離。原是人生最悲痛不過的事情。不過我主人今天的下淚。似比我女主人臨死的時候。還要來得傷悲。這却有些莫明其妙。闔下這邊不提。再說我主人宅中。自從陰審張媽以後。大小姐等知道我主人非續娶不可。一方雖恨自己的父親。太對不著死去的妻子。一方却又急忙忙的想替父親早覓一位才德兼全的後母。來主治一家中饋。豈知大小姐等方纔有了這條思想。我主人那兒。却早已戶限為穿。一天到晚。來做媒人的。也不知有多少。我主人却也並不受他們的包圍。從容對付。不厭精詳。誰也不能說他不是正理。可是姻緣前定。月老紅絲暗中牽合。偏偏那許多正當的媒人。左也不成。右也不成。獨有一個積世老虔婆。本來是鴿伶像老不尋常的。借着開學堂為名。也辦了一所女學堂。招集幾十個女學生。其實借此出入侯門朱戶。廣通聲氣。有時借着一個題目。向人募捐。倒也一千八百。並不費事。不知這位老虔婆。怎樣會和我主人認識。趁着這個機會。便天天到我主人跟前說道。我校中有過女學生。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却是生得端莊流麗。剛健婀娜。又是一筆寫算。擅長家政。你府上

偌大一個家庭。不是尋常的人。可以管理得來的。要是把這位小姐娶了過來。你還有什麼內顧之憂呢。看官。做媒人的。誰也不說得死人會活。然而別人說的。如風吹馬耳。這老虔婆說的。却如水滴油瓶。一說便合。這當中委實不能不相信姻緣前定咧。我主人聽了他一番巧語花言。也不去細細打聽。一切事情。都託他全權辦理。據老虔婆說。新人是世家大族。實在是鄉下一家破落戶罷了。新人的父親。據說是綢緞店的老班。實在是一個裁縫司務。無巧不成話。正和開寶人家。銘旌上大書特書。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賜進士出身申公時行。開壁豆腐店王阿奶。幾十個字的一般顯赫。然而我主人那時急於要做新郎君。甚麼都不成問題。便是出身稍為低微一些。他還說醴泉無源。芝草無根。現在世界共和。四民平等。我正是順着新潮流做事呢。不消幾天工夫。這頭親事早已說妥。只是我主人惦念着家中幾位小姐和老太太跟前。也得預先說一個明白。便買棹回滬。先和老太太打起交涉。原來我老主人生平。也有好幾位姨太太。現在主持家事的。也是從偏房扶正。和我的主人雖然住在一宅之內。却是各分

門戶。彼此隔絕。我主人遇着續娶大事。特地先去闕白一聲。正可見得他循規蹈矩。當下我主人對着老太太說道。兒子要討一個新媳婦回來了。雖然伊的門第不甚高華。不過老太太是不肯叫的。至多跟我叫你一聲姆媽。(嬌子呼姨娘之稱)若是你一定要他叫老太太。那就對不住。我可也要改口。叫你老姨太太了。我的老姨太太倒是無可無不可的。不犯着爲了這件事情。打破一向的感。情。便一口答應。我的主人開頭第一件交涉。告了勝利。快活的笑逐顏開。他想老太太既然答應了我。我幾位女兒。自然也不敢說什麼。再也不會說我是討小了。因此我主人對於幾位小姐。便又用另一種手段。執行他做父親的威權。一味專制。說這是我明媒正娶的填房。你們不要弄錯。不當他後母看待。我可不答應的。幾位小姐當着面不敢說什麼。噤着嘴氣得一言不發。背後却結合了攻守同盟。瓊瑤玉珮。大放厥詞。說這算唱的什麼戲。他要續絃。誰也不能叫他。不過便是續絃。也要先把母親的靈柩安葬了。或是等過一年兩年之後。沒有大廳上面。攔着我母親的靈柩。前後不到兩三個月。就要大吹大擂。迎接一個新人進來。也不打

聽打聽他的家世怎樣。他的才貌怎樣。拾在籃裏就是菜。我們又不是小孩子。可以儘人擺佈。這件事父親面子上關得下。我們倒有些關不下。要是這樣糊裏糊塗的下去。以後阿狗阿貓。都可到我們家裏橫行無忌。那還了得。不說他們預備反抗。且說我主人積極進行。擇定了一個黃道吉日。先一天。把那位新夫人從鄉下接到城中。再趁火車到上海。我主人便吩咐用人把自己的摩多卡。前去迎接。不知如何。事機不密。公館中小姐們不承認他是正式的後母。已給他聽到了風聲。便一口回絕。不肯登車。說我雖是窮人。要我低頭服小。給人家做小老婆。却是做不到的。我主人聽了。特地過足了鴉片癮。親自趕去。從晚上七點鐘。一直磋商到半夜三四點鐘。方纔把新夫人說得心回意轉。就在旅館之中。低勻粉黛。淺畫眉痕。換上一身新裝衣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和我主人同車回家。公館中早已預備好了。大廳上點了一對通宵大紅蠟燭。怡和旁邊我女主人蠶座前一對綠色蠟燭。遙遙相對。一邊是黯澹無華。陰沈沈的顯出一種悽慘景象。一邊却喜氣沖沖的大放光明。即此便令人不免有今昔之感。我主人扶着新姪下車。

之後。便在大廳上交拜了天地。接着請老太太過來見禮。老太太見過。便是一班小姐輩了。他們從燈燭光中。細細端詳那新人。覺他的芳齡。四十不足。三十有餘。一口槽牙齒。滿面濃塗脂粉。一見之後。心上便老大的不高興。當時礙着我主人的面子。勉強行了一個禮。便回轉身子。翩然而入。闕上房門。哭他的母親去了。我主人忙了一宵。連忙在廂房之中。擺好了烟具。自有張媽等裝烟。張姨殷勤侍候。我主人一口氣吸了幾十筒老陳公膏。纔覺得寒谷春回。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提起精神。運著慧眼。四下一看。姨爺了。今天是洞房花燭。吉日良辰。那位新夫人。應該早在金屋之中。對鏡卸裝。薰香待寢。却怎的此時還獨個兒坐在煙榻旁邊。低垂香鬢。淺暈梨渦。現著一肚皮不快活的神氣。呆呆兒斜靠著身子。一言不發。我主人看了。老大不忍。便立起來在他香肩之上。輕輕拍著說道。時候不早。你也勞乏得緊了。爲什麼不先去睡呢。那位新夫人也說不出什麼。只微微的長歎一聲道。睡麼。你叫我到那兒去睡。我主人道。還是什麼話。我的房中不好睡麼。說到這兒。又是張媽嘴快。搶著答道。老爺的臥房。早經幾位小姐占據。他們說這

間房從前只有太太可住。現在除非老爺可以住得。不是隨便來一個人可以躡躡的。他們連牀上的被褥。都揭去了。我的主人聽到這兒。暴躁如雷。立刻奔到自已房中。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大小姐順手一掌。打得落花流水。二小姐三小姐等。看着大小姐被打。便一溜烟奔到廂房之中。揪着新夫人便打。說都是你這個禍水。我們好好兒的一家人家。都給你鬧壞了。新夫人赤手雙拳。怎禁得一夥娘子軍的拳足交加。只有大哭大嚷。說我又不是自己。擺上門來的。正打得難解難分之際。我女主人的一位親姊妹來了。一進了門。便請問我主人。爲什麼要打我的外甥女兒。你不看誰的分上。也應看我的妹子分上。他們是無母之女。何等可憐。你便忍心打得下手麼。我主人正在氣頭上。也高聲挺撞道。這是我家的事情。用不著別姓人來干涉。我待女兒不好。他有本事。向衙門中告我去。彼此舌劍唇槍。鬧到東方發白。依舊沒有一個收場。這一宵甜蜜的春光。便這樣平地犧牲了。當他們打成一團的時候。茶碗痰盂。都受了無妄之災。打得粉碎。我站在旁邊。也險些兒粉身碎骨。這是那裏來的晦氣。後來不知怎樣。來了一班調停

的人。把一天風雲。暫時消釋過去。我主人便帶了新夫人到鄉下去度他蜜月去了。臨走的時候。還對我惡狠狠的看了一眼。我自問並沒有得罪我主人。忽然遭此不白之冤。未免有些不平。不過因此一鬧。我却接連睡了幾齣的好戲。眼福很不薄啊。當我主人將出門時。張媽走到我主人身旁。附耳說道。那湖絲阿姐又趕來了。要向你開談判呢。我主人聽了。恐怕被新夫人聽着。連忙丟個眼色。叫他不要多話。當時我主人一副滿志躊躇。左右爲難的神氣。又被我看了一個飽。總算這是我和我主人的主人。最後的臨別紀念。以後的事。我沒有親眼看見。可不便再說下去了。

(完)



## 父親之病

(張碧梧)

劉郁才原是无產階級中人。平日裏奔波勞碌了一個月。賺來幾十塊錢。祇够勉強敷衍他和他的妻一女的生活。倘然有一些意外的支出。就得不敷支配。儲蓄自然更談不到了。所以他如今一連病了一個多月。經濟上便發生了絕大的恐慌。起初還可拿幾件衣服。當出錢來。一方面維持生活。一方面延醫服藥。祇是他能有甚麼值錢的衣服。本不過是些很普通的衣服到了典當裏。又都

是很不值錢。他雖揀出些比較值錢的。拿去典當。卻祇能當到不多幾塊錢。祇能混過不多幾天的用項。再則他能有多少衣服。到了現在。他已是當無可當。借更是無處可借。因此他便首先拿定主意。不許再請醫生。他說害的若不是絕症。遲早總會全愈的。與其拿這種傷心慘目的錢去請醫生。不如留作自家買些米。吃飽肚皮。免得立時成爲餓殍。



他雖這樣說。他的妻子和女兒。究竟不能眼望着他。儘着躺在牀上。哼聲不止呀。借貸無門。卻也是實情。沒有錢。怎能去請醫生呢。最便宜的醫生。門診也須小洋兩角呀。他妻子急得沒法。便老起臉皮。去和那位已請過三四次姓王名叫愛人的醫生商量。先說明窮苦的情形。再求他譬如做好事。每天或是隔一天。來替郁才診視一回。等郁才病愈後。能够出外賺錢了。那時定當一齊酬謝。伊提出這個請求。總以為愛人必不肯答應。愛人本是當地一位有名望的醫生。拿錢來請他看病的。人。他還嫌忙個不了。不花錢的病人。他自然不肯答應。前去診視了。誰知他聽了伊這番話。竟毫不

思索。滿口答應。而且臉上露出很樂意的笑容。足以證明他這答應。絕不含有絲毫勉強的意味。他又對伊說道。郁才先生的病。不是服一兩帖藥就會好的。這兩天我沒見你們來請。正詫異得很。我想他病勢雖重。卻也不會就有意外的變化。也許因服了我的幾帖藥。沒見大功效。已另外去請別的醫生咧。卻未想到因着沒有錢的原故。我若早知如此。早就對你們說。醫金不妨暫欠。先把郁才的病治好要緊。愛人這幾句話。說得何等懇切。伊聽了。真感激得流下淚來。

自從這一天以後。愛人果然天天來替郁才診視。下午五點鐘剛敲過。他便來了。不像先前如數拿

出醫金時。他有時竟遲到晚飯後。纔慢吞吞的來到診視時。也十分認真仔細。比較先前拿出醫金請來時。要仔細得多。他開了藥方後。也不再立起腳來便走。總得坐一兩刻鐘。東拉西扯的閒談。有時再勸慰郁才。叫他不要性急。先定心把病養好。再作其他的打算。郁才在外邊辦事。祇常常聽見那種種苛刻的責備和冷峻的譏諷的話頭。如今驟然聽見了這種熱情的話。真是從心坎中感激出來。會對他的妻子和女兒說道。像王愛人先生這種熱心的人。在這種風俗淺薄的世界中。委實不可多得。想不到以我這般命運舛錯的人。竟能遇着這麼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我因為沒有財產。

必須自食其力的原故。便好似是社會上的一個贅疣。人人見了。都懷着嫌惡和鄙夷的意念。素不相識的王愛人先生。卻能如此關顧我。憐憫我。我這創痕佈滿悲傷已久的心田中。便得着一些安慰咧。

郁才的女兒。名叫鳳姑。今年已十八歲了。面貌生得很姣好。性情卻很剛健。很有男子的氣概。在最近一年中。前來替伊做媒的人。足有好幾十起。但郁才因為沒有兒子。祇有這一個女兒。老來的生活。不得不倚仗在伊的身上。所以擇婿很苛。不及他家的人。他固然不肯。便是和他家門當戶對的。他也不很情願。一則因念伊在家已吃够了苦。

總得把伊嫁給一個富有的人家。好享享人生的樂趣。再則伊的夫家倘也是貧寒。伊又那能顧養到父母。不過有錢的人家雖多。又誰肯娶一個窮人家的女兒做新婦呢。別的不必說。沒有豐盛的粧奩。已將受盡親戚朋友們的批評和訕笑了。因此鳳姑直到如今。還是待字閨中的小姑呢。鳳姑見愛人這樣對待伊父親。伊父親的病。又果然日有起色。據愛人說。大約至多再過半個月。便可全愈了。伊自然把愛人認做是神仙一般。當做是伊父親的救命恩人。每天愛人來時。伊端茶送煙。照料得十分周到。有時也陪着愛人閒談一會。這時候。愛人和郁才家。已不像是醫生和病家。簡直有

如一家人一般。且是感情很和睦的一家人。

郁才的病已全愈了。飲食也大增了。一天晚間。吃過晚飯後。鳳姑忙着去洗滌鍋碗。郁才就低聲對他的妻子道。這到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呢。答應他的好。還是不答應的好呢。郁才的妻子緊緊的縋着眉頭道。是呀。若是不答應他。人情上似乎講不過去。你那一場大病。不都是全虧了他。纔會得好的嗎。他非但一個醫金不要。診視時的精細。比化了醫金請來的醫生要高出十倍。當時我們雖曾向他說。等你好了之後。再一齊酬謝他。其實也祇送給他幾樣薄禮。那裏便能酬報他那番盛情。

他救了你的命。便有如救了我們一家的命。論理我們必得想一個方法。重重的酬報他纔是。如今難得他託人來說。要討鳳姑。又說得那般懇切。可見他心中絕未輕視我們。我們便該立刻答應。纔覺得對得住他。不過這是鳳姑終身的大事。也不能含糊的做上去。我想還是問鳳姑一聲。看伊的意思怎樣。再作計較。郁才點頭道。那末你去把鳳姑喚來。大家商量個妥當。郁才的妻子當即去把鳳姑喚了來。對伊說道。今天午飯後。不是有一個姓張的老頭子。來會你爹爹的嗎。你猜他是爲甚麼來的。原來他是特地來替你做媒的。鳳姑聽了這話。低頭不響。伊母親接着又道。男家不是別人。

正是救了你爹爹的性命的那位王愛人先生。據姓張的說。愛人先前天來替你爹爹看病。沒有一天不瞧見你。每天並得和你談談。因此他覺得你品貌都佳。性情尤其婉順。他以爲像你這樣的好女子。在現在這種社會中。委實不可多得。他因爲非常敬愛你的原故。便託出姓張的做媒……鳳姑聽到這裏。頭仍低着。卻忍不住的問道。我看愛人先生已有三十多歲了。難道他尙未結婚嗎。伊母親道。是呀。我也曾問姓張的。他說愛人已經結婚了十幾年。如今已經有了一男二女了。不過他是徽州人。照徽州的風俗。他既然兼祧兩房。便可以娶兩個妻子。這兩個妻子。完全立於平等的

地位。絕沒有一些差異。姓張的又一再聲明。倘然有大小的分別。愛人雖託他出來做媒。他也不肯答應。因為我們雖是貧寒。卻也是讀書人家。我們的女兒。怎肯給人家做小。辱沒家聲呢。郁才彷彿恐怕鳳姑不相信似的。忙從旁插言道。這到不是他們亂說來騙我們。我也曉得徽州地方向來有這習慣的。鳳姑不響。伊母親又道。姓張的又說。愛人曾說過。我們的境遇。他是曉得的。倘肯答應了。結婚的一切費用。倘然來不及時。他可以完全擔任。因為他所以要結這頭親事。實在是因為愛你這個人。多用幾個錢。算不了甚麼的。伊母親再要往下說。鳳姑忽的擡起頭。正言厲色的道。這樣說

來。我們先前那樣深切的感激愛人先生。卻未免是太多事了。因為他所以不要醫金。所以那樣懇勸的替爹爹治病。並不是因見我們境遇可憐。受義俠心的驅使。卻是有意示恩於我們。預備如今向我們提出這要求時。我們不好意思回卻他。：他究竟是不是如此。我原不敢斷定。倘然果真是如此。我們非但不必感激他。且要說他一聲心術太陰險呢。鳳姑這幾句話。說得伊母親呆了。還是郁才先開口道。你的識見畢竟不差。當時我也曾想到這層。向姓張的說起。姓張的卻賭呢發誓。說愛人必不會有這存心。他深知愛人的爲人。是很光明磊落的。而且他替人治病。不收人家的醫

金。實在是常事。這並非第一次。他家道本很豐富。絕不介意這區區醫金。他所以行醫。不過是爲着名譽罷了。我瞧姓張的說這話時的神情。很是懇切。絕不像幫着愛人撒謊。再則我病中察看愛人的言語舉動。也絕不像這種心地險詐的人。他母親也道。這話很是。凡是心術不正的人。神情間都聽得出的。愛人先生的神情。卻不像是心術不正的人呀。鳳姑道。你們既相信他不是那種人。這就是了。我本是胡亂說說。不敢斷定他正是如此呀。伊母親又道。愛人既託姓張的來對我們說。並非常匆促。約定明天來聽回信。我們總得商量好。肯與不肯。明天回覆他一聲。鳳姑。因爲這是你的終

身大事。我們做父母的。也不能完全作主。所以喚你來。和你商量。你的意思怎樣呢。鳳姑不待思索。劈口就道。爹爹和媽的意思是怎樣呢。不妨先說給我聽聽。伊母親很率直的就道。愛人既曾救了你爹爹的性命。便有如是我們一家的大恩人。他說出一件事來。祇要我們力量辦得到的。我們就該答應他。稍爲補報他一下。這原是人情上應該的。因爲若不答應。別人必定批評我們不知好歹。不懂得報答人家。郁才又插言道。不過這回事關係你一生的幸福。你如果情願。固然再好沒有。倘是不情願。我們也不能強迫你。別人批評。也祇好聽隨他們去批評了。你也不必害臊。且把你的意

思說出來。但鳳姑不即回答。心中暗自盤算道。聽他們倆的口氣。分明是肯答應的。認做這是報恩的一個好機會。其實報恩的方法也很多。何必定要拿女兒當做報恩的工具呢。不過他們既以為受恩不可不報。又以為這是報恩的一個好機會。也是無可奈何的呀。這事原和我的一生幸福。有極密切的關係。不過我若祇為自身設想。不肯曲從。拒絕這個請求。他們原不會對我用強迫的手段。祇是他們倆都是忠厚長者。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心中必時時記念着身受愛人的活命之恩。未能報答。必覺得悶悶不樂。我爹爹且必以為凡是知道這件事的人們。定在背地裏批評他。呢

罵他。他對於社會上的人們。必將生出一種愧恥而畏怯的心。試問我怎忍使得他們倆陷入這種精神痛苦的境界呢。而況我以為愛人是有恩於我們。預作今日提出求婚的地步。也不過是我個人的猜想。固然不能說他絕無此心。卻也不能武斷他定是如此。也許他完全出於真誠。見我們家境貧寒。又因為我爹爹是一個關係重要萬死不得的人。激於一時的義俠。而有那番舉動。也說不定。社會上原也常有這等事呀。鳳姑想到這裏。伊腦海中留着的伊爹爹病中的景况。便不知不覺的一一反映出來。伊想到那時伊爹爹的病勢是何等樣的危急。又想到王愛人醫生怎樣

天天趕來診治。伊的眼睛中，並好似瞧見王愛人替伊爹爹治病時那種沈默精密的神情。耳朵裏又似乎聽見王愛人安慰伊爹爹的種種懇切而熱烈的話頭。心中便暗自說道：唉，像他這樣的人，現在果然不可多得了。他對於我們的情形，真可算是仁至義盡了。我們既非木石，那能不萬分感激他。受恩圖報，原是人類應有的一種行爲。那末他如今提出這個我們極易辦到，他又極其熱望的要求，我倘竟不答應，不將使得他非常失望。以爲世界上已不復有知道好歹的人嗎？他甚至因感受着這一次的刺激，便改變了原來的心腸，不再以熱心待人，祇以金錢爲重。那時我無形中造

成的罪惡，可就萬分重大了。鳳姑這時的思潮，真是混亂極了。但不一會，伊這混亂的思潮，已得到一個最後的集中點。伊又想到，我不如就答應下來。結婚之後，情形倘不很惡劣，固然最好。萬一竟有何等意外的情形，我抱着寧人負我，我不負人的宗旨，我也無愧於心了。當下鳳姑就堅決的說道：我沒有甚麼特殊的意思，我是以你們二老的意思爲意思的。伊父親未及開口，伊母親已說道：我的意思，以爲是答應他的好。那末你也是答應他的了。鳳姑微微點頭道：就算我也是答應他的便了……



王愛人已和劉鳳姑正式結婚了。他的願望。既已圓滿的實現。自然十分快樂。便是鳳姑的父母。以爲允許了愛人的要求。不啻已報了他的救命之恩。也覺得很是高興。至於鳳姑自己。心想一方面既不違背父母的命令。一方面又不曾使愛人失望。對於父母。對於恩人。都可交代得過。祇是前途茫茫。不知能否這樣平坦的過上去。自家的處境。卻很覺危險啊。

愛人既是愛上了鳳姑而求婚的。結婚後。對於鳳姑的愛情。自然很是密切。愛人的第一個妻子。看待鳳姑。也十分客氣。鳳姑在名義上。本是正式嫁給愛人的。愛人的親戚朋友們。到也沒有輕視鳳姑的。鳳姑原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對於各方面。都

肯曲意周旋。伊嘗暗自想道。老實說。我嫁給愛人。實在不是出自本願。一則他的年歲比我大十多歲。按照婚姻的原理。可謂完全不合。再則他已有了一個妻子。雖說名分上沒有大小的分別。但一個男子同時愛上兩個婦女。委實是一樁非常危險的事。潛伏着的危機。不知有多少。隨時隨地。都有爆發的導火線。祇因當時若不答應。父母心事未了。必致時常憂悶。愛人失望之餘。又必萬分懊喪。殊非顧全孝道和酬報恩德的行爲。所以硬着頭皮答應下來。總而言之。我嫁給愛人。既是由於這個原因。各事便該退讓和忍耐些。固然不可使得愛人的家庭中。因我發生破綻。也不

可因我生活不很稱意。使得我父母惱悶啊。鳳姑

既懷着這個意念。對於各方面。固然都肯曲意周旋。更不肯有意籠絡愛人。使他和第一個妻子冷落。因為如此。在結婚後的一年當中。鳳姑雖未感受着精神上的真正快樂。卻也未會受過何等劇烈的痛苦。

男女婚姻的成立。應絕對的以愛情為基礎。倘然夾雜着別種成分。基礎就絕不會鞏固了。愛人和鳳姑婚姻的構成。卻違反了這種公例。所以縱能維持一時。到底終得破裂的。一年以後。愛人對於鳳姑的情意。已迥不像先前那般熱烈。其實並沒有別個婦人。奪佔了他愛鳳姑的情。但他彷彿是積久生厭。先前愛鳳姑的熱度。不知不覺的低落了。他那第一個妻子。偏偏又是一個性情陰險的婦人。先前瞧見他很愛鳳姑。非但不學那班普通

婦女的行為。和鳳姑吃醋。而且隨時從中牽攏。使得他們倆如膠似漆。一來既博得個寬量的美名。二來又可得到丈夫的歡心。但是到了現在。伊見他已和鳳姑漸漸冷淡了。便施展出別一種的手段。實行離間的詭計。於是愛人和鳳姑雖仍同居在一屋當中。兩下裏的距離。卻愈趨愈遠了。牆倒衆人推。是一般人的惡根性。愛人的親戚朋友們。因見愛人和鳳姑冷淡的情形。便引起了很大的懷疑。以為他們倆結婚了祇一年多。怎會便不愛好了呢。其中定有道理。他們因着懷疑。便又發生出許多離奇的推測。說是愛人本非真心要娶鳳姑。祇因當初替鳳姑的父親治病時。偶然意志薄弱。便有了曖昧的行為。鳳姑的父母見他既是名醫。又有家財。便拿那件事挾制愛人。定要他把鳳

姑娶去。否則就把那件事宣布出來。這個自然。鳳姑的父親。本是一個窮光蛋。談不到甚麼面子。甚麼事都做得出。愛人卻不肯塌台呀。祇得勉強答應下來了。他們本曉得鳳姑是沒有粧奩。表面上的一些必需的物件。還是愛人拿錢去備辦的。便又把這個當做了好資料。說出許多譏諷的話來。說鳳姑嫁到這裏。有如是光着身體來的。這樣一無所有的新娘。委實不易瞧見。鳳姑的父母這樣的嫁女兒。也真是前所未見。說甚麼女兒是賠錢貨。簡直還是生財的大道呢……

愛人的第一個妻子。離開愛人和鳳姑。親戚朋友們任意的嘲笑鳳姑。本不是嚴密的瞞着鳳姑。鳳姑自然瞧得明白。聽得清楚了。伊心中覺得非常憤怒。但又想道。何苦和他們多煩呢。我嫁給愛人。

本不是希圖得到他的愛情。更不是希望佔領他的財產。他是否愛我。能否容我。和我委實是毫無關係。我不過祇因要滿足他的願望。補報他救我父親性命的恩德。如今我既已嫁給他一年了。他的願望是早已達到了。我所受的他的恩德。是也已補報過了。我已立在完全自由的地位。一切可以自立了。我雖有何等堅決的舉動。也一些不愧對他了。我那固執的父母。也不能怪我知恩不報了。因為我絕未負人。卻是人負我呀……

又過了不多時候之後。社會上忽喧傳一件驚人的新聞。便是王愛人醫生的第二位妻子劉鳳姑。竟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中。一樣物件不曾攜帶。宣告失蹤。不知去向了。

(完)



# 推敲餘談

編者

一字推敲。本是做詩的有常人的事。這並不是說專在一個字上做工夫。只是要每個字都要用得恰好。不要太輕。也不要太重。無論作甚麼文。都是如此。而作詩尤要注意。因為詩總比散文要簡。那麼每一個字所負的責任就更重了。一個字的出入。關於全句或是全詩的好壞。這是差不多人人承認的。所以推敲並不是一種無意識的事。

因為我們的敲詩小集。我就記起古代詩人的幾個故事來。現在把他寫在這裏。供給敲詩的朋友們參考參考。

謝茂秦的四溟詩話說。僧處默的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而陳后山把他兩句鍊成一句。云。「吳越到江分。」簡要固然勝於默作。但一個到字未穩。若改爲「吳越一江分。」那就成爲天然的佳句了。我說。這話很不錯。「吳越到江分。」固可以包括默作兩句。然一個「到」字實在是沒有用得妥當。這也不是沒有理由可說的。不過謝茂

秦沒有說。或者他雖然知道「到」字不好。卻說不出不好的理由。我如今替他說罷。就是下文一個「分」字。包括吳越兩面。而到江的一個「到」字。只切於一面。或是在吳地走到江邊。或是在越地走到江邊。無論如何。只是一面。沒有兩面。所以「到江吳地盡」的一個「到」字。沒有用錯。因為這一句只說吳而不說越。而「吳越到江分」的一個「到」字就用錯了。因為他是包吳越兩面。這樣一說。便明白了。改為「吳越一江分」。豈不是高妙得多麼。

容齋續筆說。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

我還。」有人家藏着他的原稿。最初是作「春風又到江南岸。」後來圈去到字。註曰。不好。改為過字。又圈去。改為入字。後又改為滿字。如此改過十幾次。才決定為綠字。可見他想出這綠字。不知費卻多少工夫了。果然是綠字最好。因為「到江南岸。」滿江南岸。」都不能把春風到江南岸的所。以然說出來。說「綠江南岸。」就是說看見草綠了。便知道春風又到江南岸了。這個「綠」字。可以把所以然說出來。豈不是最好麼。

孟浩然詩。「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有刻本脫一「就」字。人家替他填補。有的說是「賞」。有的說是「醉」。有的說是「泛」。有的說是「對」。

大家議論紛紜。不能決定。最後得到善一對。乃知是「就」字。大家一個也猜不着。按這自然以「就」字爲最好。因爲「醉」「泛」「對」都太濫了。不及「就」字爲妙。且「就」字又自然而不勉強。自然是最好的一個字。可是一般猜詩謎的人都猜不出。又按此事明人丹鉛總錄和清人黃嬭餘話都載了。但都不是原出處。原出於何書。一時記不起了。

丹鉛總錄且說明這樣用「就」字的。並不只孟浩然一人。崔顥詩「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古樂府「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

鯉魚。」這個「就」字既不濫。又不生硬。可算是恰到好處。

像前面所說的王荊公自己改詩。固然是愈改愈好。然而也有本來是好詩。被後人改壞了的。如陶淵明的詩道。「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兩詩的好處。是采菊之際。偶見南山。毫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所以爲妙。後人把他「見」字改爲「望」字。是變爲有意去看南山。原來的精神。完全失去了。又杜子美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本是好詩。而後人說鷗不會沒。疑「沒」字是「波」字的錯誤。竟把他改爲「波」字。原來的精神也沒有了。

蘇東坡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有人批評他說。春江水暖。難道鴨不知麼。爲甚麼說是鴨先知。這一個笑話。差不多做詩的人都知道。我道。照理應該說「魚先知」才對。鴨先知鴨先知都是不對的。於是就有人問我。改爲魚先知如何。我道。「鴨先知。」正是看見鴨浮水面。因而想到這一句詩。若是「魚先知。」則魚在水中。人看不見。就不發生這種感觸。也就不會做這句詩。所以「魚先知」雖然的確。卻不是詩人的口吻。「鴨先知」方是詩人的口吻。

古人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無人能對。王荆公拿「鳥鳴山更幽」來對他。對得恰好。「鳥鳴山

更幽。」本是王籍的成句。上句爲「蟬噪林逾靜」。然兩句只是一意。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是靜中有動。下句是動中有靜。比原詩反好得多了。這也是敲詩者應該注意的。

說到動和靜的關係。我又記起一首詩來。就是曼殊上人翻譯得雪利的冬日詩。「孤鳥棲寒林。飛鳴爲其曹。池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萬籟盡寥寂。惟聞喧枯棹。」此詩枯棹二字。譯得太壞。因爲照原文直譯。應作「風磨」。風磨無人自轉。恰是當時的情景。若枯棹須人引之使動。已失去原文寥寂的神氣。然而爲着用韻的關係。卻沒有他字可改了。至於其他各句。是譯

得很好的。

齊已拿了他的早梅詩給鄭谷看。詩道：「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道：「數枝」不是早梅。應改爲「一枝。」這個一字的確改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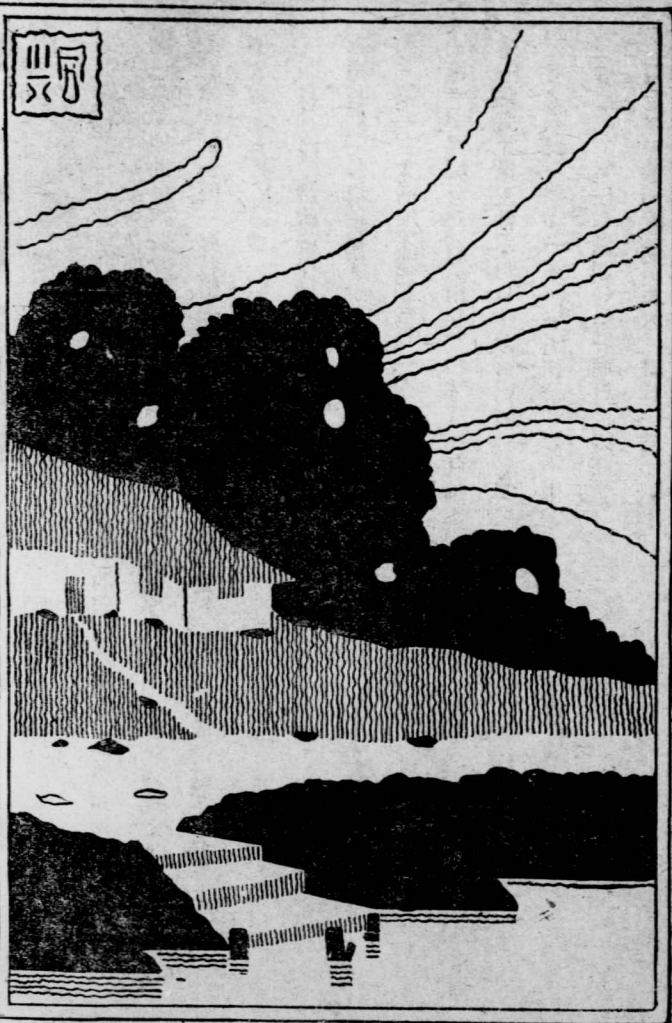
王平甫甘露字詩云：「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木捲蒼藤。」蘇東坡見了。說「捲」字太着力。上句「飛」字太隨便。不能相稱。把「飛」字改爲「橫」字。又楊升庵嘗於雨後登山。做了兩句詩道：「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平分蒼嶺霞。」張愈光評他「斜」字和「渴」字不相稱。卻想不出一個更好的字。後來過了一年。升庵自己讀莊子。才發現了一個「睨」字。便改「斜日」爲「睨

日。」的確和「渴虹」輕重相稱了。我按這兩人所改的字。固然上下相稱。然此外並沒有好處。因爲都是勉強鍛鍊而成的。毫不自然。

(完)







# 井欄月上

(敘事詩) (呂伯攸)

井欄月上，

照着一個女子的慘白的面龐；

她那揩不盡的眼淚，

直滴到盆裏浸着的衣裳，

她想起了三年前，

還在可愛的故鄉——江南；

雖一樣是月上井欄的夜裏，

卻總會感覺着無限的喜歡。

小說 世界 井欄月上

那時有一個年青的人，

他常常跑來看她的父親；

他，全身都具着男性的至美，

無論是一笑一嘯。

青春的情愛終於打動了她的心扉，

她的怯弱的心終於向着他飛；

她那顧到前途的荊棘，

她祇看見眼面前盛開着薔薇。

月上井欄，

她和他每夜絮語喃喃；

不管他露冷石欄冰，

反正他倆的心總是這般溫暖。

祇恨她的父親太頑固，

怎敢把心事向他訴！

井欄坐到月三更，

總說不盡一日間的相思苦。

有一天，井欄上的月兒依舊存在；

那人兒又忽忽地跑來；

他說：「走呀，我們走到地角天涯，

去完成我們靈肉一致的愛！

她從來沒有離過家門，

怎能背了父母私奔！

彷彿是一個霹靂振動了她的全身，

使她昏沉地如墮入烏雲。

「你不走我便死在這裏！

他說着已把白郎林舉起。

軟心腸的她，

如何能不依？

他們不知渡過幾條河；

更不知上了幾回坡；

她不怕艱辛困苦，

她希望總有日結成了愛的果。

她帶出來的釵鈿本不多，

怎能長期維持他倆的生活！

沒奈何，他們跋涉到深山，

他便在匪寨中入了夥。

這恃強凌弱的勾當雖可羞，

可是，終比餓死勝一籌！

這不正當的營生雖可危，

可是，倒還能圖一個暫時厮守！

山花紅似笑；

山雀簷前跳；

爲了要避過人們的諷罵譏嘲，

不得不永遠躲在這深深的山坳。

她記得是一個黑沉沉的晚上，

山寨外，忽然槍彈乒乓響；

霎時間紅光一片，

已經燒到他們住的草舍近旁。

他呢，他已被首領派遣上戰場，

正和官兵們開了仗；

可憐一夜亂槍聲，

早打碎了她的脆弱的心房。

天明了，一隊隊的官兵上山來，

她的他卻永不能再回到她的胸懷；

鳥歌花發還依舊，

山前山後，驀添上無數悲哀。

---

官兵將她挾下山，

她的淚珠兒溼透了舊的布衫；

她曾懇求他們立刻處死，

但是，他們那有這樣慈善！

於今，她已變成了一個老兵的妻房，

每天儘忙着替他燒飯……洗衣裳；

井欄月上，

不由她不思念到江南的故鄉。



### 課蘭秘訣

(張芳玉女士)

五三六

蘭品甚多。而大抵分紫白兩種。紫花十七品。白花十八品。共計三十五品。以紫梗青花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則爲下品矣。分盆之法。須在秋分前後。用竹刀(最忌鐵器)剪去腐根。(蘭根經兩年後必腐)每三批作一盆。作品字形植之。盆底襯以鍋鐵碎片。既能離水。又與蘭性相宜。其土用河沙泥。和草灰及柳葉糞等。每年加肥三次。第一次。須看見新葉苗方可。用黃荳汁加清水三成。澆之。(倘有酸味則不可用)第二次。在花瓣初出時。略去盆內浮土。用菜餅研成細末。每一大盆。用菜餅四兩。和細土四斤。加上後十天。方可加水。第三次。須看見花殘。方可上淡豬糞。(澆肥以日日落時爲宜)

上肥須四面勻灌。(潑及葉上。則生黃斑。)如生白斑。謂之蘭虱。用魚腥水、大蒜水、或晚蠶砂水、日日灑之。則白斑即去。惟出房入房時。務須由漸而出而入。萬不可使其乍暖乍寒。總要溫涼度數得宜。方爲合法。此花又最畏清明風。須俟清明節過後。方可由房中移出。約十日向涼處一移。故養蘭訣云。春不出房。(最畏清明風)夏不見陽。(烈日炎蒸。則根必腐)秋不乾水。(多用冷茶豆汁澆之)冬不溼藏。(宜藏土坑內)種蘭之法。盡於此矣。

一九二六。瓊英作於沙市百丈花園之桐雲閣。(不受酬)

偶感 (集句)

(紫薇花偶)

鄉夢不離家。相望水一涯。如何今日酒。忽對故園花。奔走煩郵吏。  
羈愁感歲華。明朝掛颿去。人事益紛拏。

#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 第三卷 收穫

### 第七回 捉狗子(續)

但是路伊沙伸手過來。他還是拒絕他。說我不同你拉手。我也無話對你說。他的妹妹說道。安瑪安瑪。我愛你一場。就是這樣分手麼。他很蠻頑的答道。你愛我一場麼。好愛情。當我最危險的時候。你把老班丟開了。把我的好朋友哈特厚闊走了。回娘家。這真是好愛情。你看見他們把羅網慢慢的我把我圍



緊了。你把我們到工人家裏去的話。都說出來。這真是好愛情。你簡直的是把我拖出來。交給他們辦我。你向未照應過我。士拉里站在門口。說道。趕快趕快。他們聽了。匆匆的走出來。路伊沙對他阿哥哭着說道。我饒恕你。還是愛你。你有一天總會後悔同妹妹這樣的分手。總要很喜歡的想着妹妹。臨別末後所說的話。這時候忽然跑來一個人。直碰他們。加拉同西西在狗子的前面。路伊沙還拉住狗子的肩膀。這一羣人。立刻停住脚。這跑來的不是別人。原來是銀行看門的畢左爾。跑到張開大嘴。鼻子的眼脹得很大。眼毛不停的抖。他臉原是死白色。這時候更加難看。氣是喘不出來。畢左爾搖頭說道。我對不起你們。跑來干預你們的詭計。但是我不能讓馬戲班的人。先我一着。我一定要妥瑪。不能讓馬戲班的人。把他弄走了。這就是他。我一定要的。就是他。就一手抓住狗子的衣領。

第八回 經濟哲學

於是衆人走回去馬戲棚。士拉里關了門。不讓閒人進內。畢左爾抓住狗子的衣領。站在戲場。兩隻眼只管動。加拉很垂頭喪氣的。說出很可憐的話。對畢左爾說道。畢左爾。難道你是毫無人心的麼。畢左爾覺得加拉問得奇怪。微笑說道。若是無心。那血管裏的血。就不能流通。凡是懂得哈韋發明血液周

流的道理。都曉得我有一顆心。加拉喊道。你的心。能够爲憐憫所感動麼。畢左爾答道。只有道理可以動我的心。別的都不能。加拉的臉也是死白色。兩個人臉對臉。站在那裏。加拉說道。你是什麼用意。有什麼道理。攔住這個人。不讓他逃走。一定要把他的父親打倒。你看看他的妹妹。你可憐我們吧。畢左爾打官話。很運用辯學的條例答道。你問我什麼用意。有什麼理由。要把安瑪拖回去。焦炭市。我公道該讓你曉得。我一起首就疑到銀行的錢。是安瑪偷的。我曉得他的行爲。未失竊之先。我就留意他。我所偵察的情節。我存在心裏。現在我有十足憑據證明。況且他逃走。是一個證據。我偷聽了他自己供認的話。這又是證據。這都不在內。昨天早起。我在你宅子留心看你們。我就跟隨你們到這裏。我要把安瑪帶回焦炭市。交給班特比。班特比。就要把我超升。補了安瑪的缺。這是無疑的了。我很想得他的席位。這是個升階。於我很有益。加拉說道。如果是專爲你自利起見。……畢左爾攔住他。說道。你是曉得的。所有社會的組織。那一件不是爲的是自利。無論什麼。到底總逃不出是爲私利。只有這一件是實在有把握的。人性本來是這樣的。你是曉得的。我自小所受的教育。也不出私利兩個字。加拉問道。你所盼望的升階。你計算可以值多少錢。畢左爾答道。先生。我謝謝你提到這句話。我不願說出個數。

目。對抵這個升階。我曉得你會提議到這一層的。我心裏很盤算過。我曉得無論得了多大的款子。賄縱罪犯。是很不妥當的。不如在銀行得一個升階的前程好。加拉伸出手來。對畢左爾說道。畢左爾。你在我所創辦的學堂讀了好幾年書。倘若你能够追念你從前讀書的時候。在你身上費了多少事。倘若你想到這一層。能够把你眼前的私利犧牲了。把我的兒子放走了。我就哀求你追念前事。把他放走了。他的舊學生。露出預備辯駁的神氣答道。我實在驚怪你說出這樣站不住的理由來。我是給過我的教育費。這不過是一種買賣。我出了學。就算完了。這原是加拉派的哲學。無論什麼都得用錢買。無論什麼人。都不該白給他人什麼。都不該白幫別人的忙。都得花錢買。什麼感激。都要廢除了。從感激發生的道德。都不必有。凡人自生至死。無論什麼事。都是個櫃臺上現錢交易的買賣。假使我們照這樣作。到不了天堂。因為那裏並不是個經濟學的地方。原可以不必去。畢左爾又說道。我的教育費是很省的。我肯承認。但是這正合乎經濟學的道理。在最廉價的市場買。到最高價的市場賣。我是要在最高價的市場賣。這時候路伊沙西西。哭得很利害。畢左爾覺得麻煩。說道。請你們不要哭。哭也不中用。不過使人麻煩。你們以為我對於小安瑪。有什麼私怨。其實我與他並無私怨。我不過憑我剛才

所說的理由。要帶他回去焦炭市。他若是抗拒。我就要高聲喊捉賊。但是你只管看。他絕不抗拒的。這些時候。士拉里張開大嘴。在那裏聽。很留心聽畢左爾所說的一番大道理。於是走上前說道。鄉紳。你不是很曉得的。你的小姐也很明白的。我並不知道你的兒子作了什麼事。我也不要曉得。我也說我不如不曉得的好。當初我原以爲他不過鬧些開頑笑的小把戲。現在這一個少年說出來。是行竊銀行。這都是很重大的一件事。太重大了。我很以這少年所說的話爲然。不該賄縱罪犯。鄉紳。故此我倒要幫着這少年說句話。他說的不錯。你不要怪我。鄉紳。我告訴你怎麼樣吧。我不如把這位少年同你兒子。同坐我的馬車。我送他們到火車站。免得在我這裏鬧穿了。我只能作到這個樣。別的就辦不了。士拉里一說出不肯收留窩藏的話。路伊沙聽了大哭。加拉心裏更難過。西西很用心的看了士拉里一眼。心裏很明白士拉里的用意。當衆人重新又走出去的時候。士拉里對西西使眼色。要他落後的意思。衆人都走了出來。士拉里鎖門的時候。很激昂的說道。西西利阿。鄉紳照應你。我照應鄉紳。還有一層。這是個大流氓。我們班裏的人。聽了他那番話。很生氣。要把他從窗口摔出去。今天晚上天是很黑的。我有一隻馬。什麼事都會做。只差不會說話。我有一隻馬。只要齊立得駕馭他。他一點鐘。可以走

四五十里。我又有一隻狗。可以把人死守在一個地方。二十四點鐘才肯放他走的。你去告訴鄉紳的兒子。看見那馬亂跳的時候。不要害怕。留神看一輛小馬車走來。你告訴他。這小馬車走近他身邊。他就跳上小馬車。那小馬車就拖他快走。假使我的狗讓那少年挪動。我就讓他走。假使我的馬在那裏亂跳。不到天亮。他肯走一步的話。那嗎就算我不認得那匹馬。趕快趕快。他們卻辦得真是快。齊立得原穿了蹠鞋。在市上閒走。不到十分鐘。就得了暗號。士拉里的馬車。也都裝好了。那時候那隻狗在車的四面吠。士拉里在那裏教他。這隻狗曉得士拉里所注意的。就是畢左爾。一到天黑。三個人上了車就走。那隻狗的眼睛。不離的看住畢左爾。就在他所坐的那一邊車輪旁邊走。只要一看見畢左爾要下車。那隻狗立刻就來照應他。加拉父女和西西三個人。在客店坐了通夜的記掛。等到天亮八點鐘。士拉里帶了狗回來了。人同狗都是非常之高興。士拉里說道。鄉紳諸事都平安。你的兒子這時候想已上了船了。昨天晚上。我們動身之後。一點半鐘。齊立得把你兒子送走了。那隻馬跳到跳不動。我才說一句話。那馬才不跳。舒舒服服的睡了。那少年寶貝流氓要想下車步行。我的狗就咬住他的領條。四條狗腿都懸在空中。把那流氓拖倒在地。叫他在地下打滾。那流氓只好再上車坐下。等到今早六

點半鐘。我才掉過馬頭回來。加拉是異常感謝他。說話裏頭示意。要拿錢酬謝他。士拉里說道。鄉紳。我不要錢。不過齊立得是個有妻子的人。倘若你送他一張五鎊的鈔票。他還不至於不收。若是你願意送一個頸圈給那隻狗。或送一掛鈴鐺給那匹馬。我倒很樂意收受。巴蘭地酒和水。我是常常喝的。他原已要了一鍾酒。這時候又要一鍾。士拉里又說道。鄉紳。倘若你不嫌破費的話。你請我們班裏的人吃一頓飯。定的每客三先令六便士的菜。酒在外。他們就很喜歡了。加拉很願意花這一點小費酬謝他們。還說我心裏很以為受德太重。酬謝太輕。士拉里說道。很好。那嗎。倘若你無論什麼時候。定我們一臺馬戲。那就很可以對得我們起了。鄉紳。倘若你的小姐不見怪的話。我有一句話對你說。於是路伊沙同西西都迴避了。士拉里站在那裏攪攪他的酒。說道。鄉紳。我不必告訴你。那條狗是一隻很奇異的動物。加拉說道。狗的天生本能。是很令人驚奇。士拉里說道。無論你說是他的本能。或說是他的天性。無論怎樣說。我卻不曉得說是什麼。總而言之。是很令人驚奇。他們有法子找人。相離很遠。他都會找得着。加拉說道。他們的嗅官是很好的。士拉里搖頭道。我也不曉得叫什麼。鄉紳。從前有過一隻狗來找我。令我心裏替他。他似乎是在路上碰見別的狗。就問這隻別的狗說。你可認得有一個人。

名叫士拉里麼。他是領馬戲班的人。是很胖的。一隻眼有些毛病。又好像這別的狗答道。我卻不能說我認得這個人。但是我認得又有一隻狗。很許他認得這個人。又好像這又一隻狗。心裏想想。說道。士拉里。士拉里。哦。是的。是的。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對我提過這個人的名姓。我立刻可以把我朋友的住址告訴你。士拉里又說道。因為我常常當衆演戲。走的地方也真不少。鄉紳。總有許多狗認得我。我卻不認得他們。加拉聽了他這番猜測的話。有點混不清。士拉里喝了一口酒。說道。閒話且不說。鄉紳。十四個月以前。我們在且士特地方。我們正在預備扮演深林裏的小孩那一齣戲。忽然有一隻狗。從後臺走到戲臺上。他走了很遠的路。情形很不好。腿又跛。眼是幾乎盲了。他繞到小孩子們身邊。個個小孩子。他都繞到了。好像是要找他認得的一個孩子。隨後走到我面前。兩隻前腿站住。舉起後身。懸在空中。擺了幾擺尾巴。就死在我面前。鄉紳。這條狗就是快腿。加拉歎道。就是西西父親的狗。士拉里說道。西西利阿父親的狗。鄉紳。我可以發誓說。我很曉得這條狗。我就曉得西西利阿的父親是死了。埋葬了之後。這隻狗才來找我。約瑟芬齊立得他們。同我三個。很商量過。該不該寫信通知一聲。後來我們一致的說道。不必寫信了。因為並無安慰的消息通知他。徒然擾亂人意。令他不歡樂。

(未完)

# 現下肥胖強健

在湖南省有小兒患腹痛燒熱食積便秘等症由嬰孩自己藥片治愈  
 小兒患腸胃疾病者實居多數嬰孩自己藥片服用之後能令腸胃  
 立即安舒功效神速無比  
 湖南松桃東門內李道南先生來函云年來小兒屢患腹痛燒熱食



父母者知所取則焉嬰孩自己藥片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  
 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  
 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  
 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積便秘等症  
 幸得貴藥局  
 之嬰孩自己  
 藥片治愈今  
 已肥胖異常  
 諸疾盡除矣  
 僕心中感激  
 無可為報用  
 特寄上證書  
 以告世之為



余之藥  
 嬰孩自己藥片



正 是 余 親 自 容 貌 較 服 之 用 後 導 丸 大 效 相 珠 矣



# 紅 色 清 導 丸

如 何 有 益 於 乳 母

凡哺育嬰孩之婦女欲其所哺之  
 嬰兒強壯先自顧其大便以暢適  
 爲首要因乳母大便便秘則血液  
 不清潔何能使其乳汁完備無毒  
 也  
 閣下如患大便便秘或肝經失調  
 服用紅色清導丸立即見効能使  
 大便通暢肝經安舒清導丸爲微  
 利平肝潤腸導滯之妙品功力出  
 自天然能生胆汁平肝陽立止頭  
 痛肝火頭暈目眩便閉等症凡胸  
 中飽脹皮膚諸恙口氣穢濁痔瘡  
 痛苦等患服之莫不立見功效且  
 功力不分男女或年老腸燥均可  
 見功並無成癮不舒等弊亦無肚  
 腹絞痛大瀉不止之虞紅色清導  
 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  
 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  
 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  
 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  
 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  
 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投稿簡章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小 說 世 界 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及 大 書 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將原稿請寄明  
 五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六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七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八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九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十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甲）現金酌量  
 （乙）書券  
 （丙）本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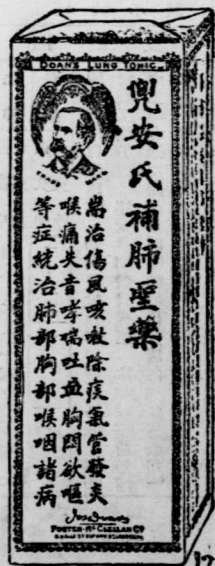
### 定 價 表 廣 告 價 目 表

接洽 遺地面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張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定 預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正正	正正	正正	正正	底底			全 中 時	年 年 期			冊 冊 冊	數 數 數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之 之			年 年 年	五 二 十			十 五 五	三 十 五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住時務將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處在何處寄何處原寄四項詳細開明方可定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 咳止

圖中寓意



兜安氏補肺聖藥

專治傷風咳嗽除痰氣管發炎  
喉痛失音哮喘吐血胸悶欲嘔  
等症統治肺部胸部喉咽諸病

Doan's  
Pulmonary Tonic  
Prepared by Doan Brothers  
Cleveland, Ohio, U.S.A.

凡患傷風咳嗽痰喘哮喘  
聲啞痰中帶血氣管炎肺  
炎等之男婦老幼請治以  
**兜安氏補肺聖藥**

必獲全愈也蓋從今試之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美商兜安氏西藥公司